

紅 葉

薛伯賢作

上海
羣衆圖書公司
印 行

88-8

—葉

紅—

目次

代序

紅葉

禮教的掩埋

幾滴心淚

送出的靈火

三月初五的哀靄

迷惘的別

心湖微波

悼不相識的姑娘

顆心

— 錄 目 —

癩子的死

舊書殘了

愛的顫聲

甜夢

漂泊的心

抹了些罪痕

命運

華欄的歸魂

母病之夜

雨夜的歸途

丐

荆棘途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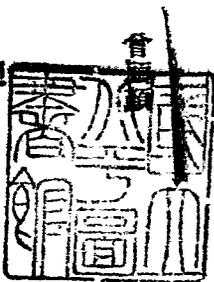
致伯賢（代序）

我未婚的愛夫伯賢：

接到你的文藝集『紅葉』要付刊的消息以後，我感到無限的欣慰！欣慰你的已往心血，的遺憾，得了這個小小的墓地。但同時，也減不去我回溯的悲哀。

伯賢！你總不會忘記我倆都是舊禮教神座下的叛徒吧？雖然現在我倆已高奏着愛的凱旋歌回來，但你和禮教惡魔在長期間的爭鬥當中，所登出的悲音，似乎如今也還在我耳鼓裏盪動。

伯賢！『紅葉』裏除了『紅葉』一篇以外，其餘都完全是你兩年前的舊作，在我看來，確實幼稚一點！然你不要怕那些『作家』來罵你，你應緊記着魯迅先生的話：『……得了贊和，是促其前進的；得了反對，是促其奮鬥的……』你更可將柴霍甫的話來回答那些罵你的作家們：『……一個人寫他的作品一定要勇敢！比方大狗和小狗，小狗不能因為有了



大狗，牠就灰了心。大狗可以叫，小狗也可以叫。上帝給狗聲音原是要牠叫的！
我更希望你以後更要有毅力來努力創作的工作，使你的工作在別人前能留着一點
小小的影迹！

——續顏——

十六，十一，五，于廣州。

謹將此書獻與我的愛妻曾穎顏

葉 紅

！開滾！開滾！開滾
，神之樂快這你
！災禍的我是
，前墓的哀悲我在再要不
拜展地深深來
，女少的柔嬌是不我
；睺笑的魂招的你媚
，者弱_笑懦怯是不我
；態冷的人凌你受能
，子孩的幼稚是不我
；藹和的僞虛你受甘
，葉紅瓣一的中谷深是我
，彩光的血鮮有都身遇
，戰奮魔惡_劫與
！在還痕傷的度一度
！呀神之樂快，神之樂快這你



！開滾！開滾！開滾

，的遠遠的遠遠

！崖山的跡人無杳去滾

，的快快的快快

！海巨的濤怒湧洶入滾

，巔絕崖山在

；前面的你在擺體骷的疊疊有

！眠永來體骷的涼凄着吻應你！啊你

，裹腹海巨在

；隨相魂游的死而你爲縷縷有

！睡永來魂游的依無着擁應你！啊你

！眠你！滾你

！前面我在站你讓能不斷我裏生此

！睡你！滾你

！軀殘的你見地然慚不斷我裏生此

，靜夜深更當

，聲嘶的時睡酣我聽來偷你

——呀會定我

，睛眼的燦爛你下挖會定

，腔胸的你開劈更

• 腥血的你着載體觸拿

，飲狂的量儘的量儘我

！酣醅醉大我到直一，啊飲狂

，中醉的懷迷在

恨誓的唇層

• 孔心的我入攢會更

，血鮮的你將我

；鐘喪的靨斑色古染渲

，皮的你剝撕我

；空天的隼鷹佈密上拋

—業

紅—

4

肉的你碎碎我

；嗣山的獸野蕨滿入投

，骨殘罷喏把我

• 中爐的烘烘光火在放

！神之樂快

！滾！滾！滾

，覲朝來你要不再生此我

！墳塋的就砌業紅以個遺入滾的永永你

• 六，一十，年六十——

——• 學大山中一第子

埋掩的教禮

節一第口

，夜月的濛迷

；清幽樣這是——

，虫悲的畔河

；鳴吭樣這是——

，女少的頭樓

，情多樣這是——

，坐獨地孤孤她

影單的上牆着睨斜

，淚悲睚眼

• 盈盈已覺不

，地深深

：聲一嘆長

○……○

，啊水江】

！咻咻——

， 啊 月 明

！ 悠 悠 ——

， 樓 萬 千 兒 話 有 我

： 頭 心 上 湧 住 不 禁

—— 是 家 人 ！ 啊 父

， 侶 駕 的 雙 雙 一

！ 儁 鸞 的 對 對 一

， 兒 女 你 有 只

， 樓 倚 自 獨

； 候 時 的 春 青 了 過 錯

， 望 希 種 萬

• 流 東 付 盡

， 瘦 消 漸 逐 兒 臉

• 袖 滿 濕 沾 兒 泪

！ 啊 母

？ 否 知 你

？ 否 知 你

兒 女 和 不 怎

稱配個選

，愁悲去拋我等好

『· 寥日病思相

○……○

，罷嘆女少

；華月的圓圍着望

，房歸步慢便久不

蔴如下淚凄

節二第口

，閃閃又星繁

；顯顯又月明

，女少的頭樓

：妍豔外分來看

，烟輕的縷一像兒眉

；漣漪的水春像兒眼

，尖尖兒臉

• 淺淺溝笑

， 猶思地默默于闌倚斜她

， 望外頭探或時

• 情神的急焦出露

○……○

， 地靜靜

， 地靜靜

， 下之星繁月明

• 來走地悄悄年少美的青年位一

， 蕪顏默了見女少

： 着殘聲低

！ 愛我』

？ 怠怠何來

， 待難人教真

『？ 腮沾兒露覺可你

， 點首把年少

； 駭驚只裏心

， 柳楊的樓倚上揉慢慢

• 來遇抱手伸女少

○……○

，上頭樓

！傍相暗女男青年雙一

○……○

！啊哥！哦！

？夕何夕今

• 節時的點焦達愛相倆我是

，初當想

；極人諒不母父我

閨深禁幽我把

• 氣煞腸肝我得緊

，知怎又

，滌洗衣把頭樓在我

• 識賞的你得會竟

，才人表表這你！啊哥

• 覓難都角地涯天是真

，來到夜今你

「！憶相苦的我慰

○……○

！啊妹！喂」

？夕何夕今

• 值金千刻一

，傷度要不

！憶苦要不

——啊聽你

！惻惻鳴虫孤

——啊看你

！疊疊重影花

，質輕體弱你

？逼吹的風夜禁怎

！啊如不

「• 息睡相房歸你扶我

○……○

，冽冽風

，噓噓樹

！睇依相女男上樓

節三第□

：夜之怖恐個一是這

，墮未還星

• 斜西已月

，女少的頭樓

，嗟嘆地住不

，捨棄她把已年少貌美

• 惹牽相恨舊愁新

○……○

，有更她

，恐慌的限無

• 隆凸微微已子肚的她是就

！喇喇

，種孽的郎情薄是雖這

• 矇蔽他給該不也已自但

，湧洶淚着想女少

，湧洶淚
？痛隱的她憐誰有
○……○
，躲間雲在月
，哦吟低在風
：詛咒在女少
，啊前從」
，老易顏朱爲以我
，跚蹉易陰乳
，地忙急
，夥伴的性異個找
，楚苦的我慰
，初起在
，錯不果語軟情柔他
• 醜醜醉得灌酒愛他給我
知怎又
，波風起然突河愛
• 果孽小個結裏肚

，是就這

，禍災的大絕

• 我了棄然毅竟他

，啊今如

，舵了失舟小像我

【？所宿歸魂靈我是處那

○……○

• 潛潛下泪女少

：嘆自復罷哭

！啊母！啊父』

，目面有那我

？顏容的備你見再來

，赧赧慚

！怛怛心

？嗎悟悔

！慢遲已

，闌夜深更在有只我

，干河下跳

，返召我把神波等

【！劇輕惡罪的我將可或

節四第□

，烜烜光日

；涓涓水河

，媛少的頭樓

• 斷魂早上河在浮

，怨憂的限無有上臉她

• 戀眷的端萬

○……○

，嘩驚相了見人村

，瑕玷有女少這罵

，娃娃小的裏肚

• 疤之惡罪是更

辜餘有死

！差不總

○……○

，魔毒教禮的惡萬

！鋤女少向斧兇起肩

，哀人無後死女少

！埋掩她將復教禮

淚心滴幾

——們士烈的「三二六」悼——

——，盡不流

，血鮮的士烈

——，斷不奏

• 音悲的壯沉

：入印深深中海腦

，體骷個個一

；骨白堆堆一

，憶回敢不，想再敢不我

• 動顫的兒心我因

※

※

，朵花的命革

！了蕾蓓起得溉灌血的士烈給

，衆民的睡酣

！了醒悠悠得喚喊聲的士烈給

，途前的國祖

！了燦燦光得耀照魂的士烈給

——願更我

，血般的士烈

地伏一起一江珠着隨

！地陣的人敵向流

※ ※

，現表的分充生人，啊們士烈

！牲犧是有只

，魂靈的們你

，國祖在留永

，神精的們你

！宙宇于耀長

火靈的出遊

！妹妹

——：吧，意願你

時山青的樹環着罩籠氤氛的靄暮的臙曠當
；着踏步慢兒肩並徑山的腸羊的寂幽條—在你和我
軟幼的溫柔你起吹地微微的陣—又陣—陣—風晚的閑悠

，兒髮的

• 唇櫻小的潤紅的你吻來你着擁緊我地然突

！妹妹

？吧，意願你

☺ ☺

！妹妹

——：吧，意願你

，裏夜秋的清風白月個—
江的般璃玻的明透像得耀照光月給在舟扁葉—駕你共

；遊浮來上心

，着吹的揚—低—地鳴鳴簫洞拿我

我和歌唱來聲的婉嬌般時啼囀驚黃像出放却時這你

！妹妹

？吧意願你

※ ※

！妹妹

——：吧意願你

，上馬的峻高頭一在騎地趕趕服武裝戎我

；去敵殺前陣到備預

，兒當的別送淚含悽悽你在

【•重珍】聲說你對揚一兒鞭揮一兒劍把我

！妹妹

？吧意願你

※ ※

！妹妹

——：吧意願你

，了吃生來備我把想竟魔毒教禮的酷殘

？力勢的他抗抵能怎備我的能無而少弱

山火的Wilkes and下跳同一着抱擁地緊緊備我如不

• 傾我接欣而手雙着伸裏這在正福幸真與由自真

！妹妹

！吧意願你

歌哀的五初月三

——作爾日念紀年週八十生誕爲——

，流之間時

，舟之命生着湧灌

• 浮漂上海生人的濤迷霧濃在

——兒浪

，伏一起一

——兒舟

• 揚一低一

！啊進前！啊進前

• 年八十了過便地忽忽

？囑壽祝我和說你！友明

，子蓮粒一我送你

；甜雖子蓮

|| 了苦太心蓮怕我但

，瑰玫朵一我贈你

！香雖瑰玫

！了刺的上樅它畏我但

，月明穎一我餽你

；圓雖月明

！了缺要便久不它嫌我但

，刀快柄一我貽你請！友朋

；攻進魔惡教禮向着舞飛我等

，候時的旋凱我當

！吧歌樂感愉的我聽靜你請更

別的惘迷

——作而山台上兄祺錫送爲——

！絲絲，啊雨春

！滋滋！啊意別

，地惘迷

• 離別的楚妻到嘗要又倆我

※ ※

！杯杯，啊酒饒

！漉漉，啊淚悲

，者鳴悲的間人

• 獻秋再要不後此你望

※ ※

！淘淘，啊浪碧

！恍恍，啊心我

，聚相的年五

• 憶憬些給留只今如

波微湖心

友朋情多口

：物禮幫大我給送們友朋
……，視鄙，罵詈，誚譏
• 了收接手雙都件件我

！友朋情多

，謝感的深深是我

？們你酬來西東麼什拿我但

——：有只

，淚熱行兩

！心赤顆一

脫逃的魂靈口

！了脫逃魂靈的我

：啊它

；間霞曉的，燦在逃是不

；裏霧晨的濛迷在藏是不

；去冲濤波的湧洶被是不

• 碎燒焰火的烈猛被是不

——：是，啊它

，地深深

，地深深

！內坎心的娘姑麗美位一在躲

—沈 蕪 湖 心—

68

悼不相識的姑娘

午後，借湛祝二老友逃暑于郭北之寶漢茶寮，琅竿挹風，兩袖俱爽，因袒衣曳屨，極浪漫放散之至，祝作義皇上人，已復肆跡于白雲庵下，擇長眠人之墓門而憩焉。時倦牛逐水，鶯散枯藻上之蜻蜓，然旋散旋集，翔飛無定，乃取石賽擲之以爲戲。旋祝忽覺余等所坐者爲「樂銀姑娘」之墓，紅顏黃土，頓觸人生朝露之悲，遂歎歎返，而草實芒針，猶帶得滿襟歸也！

我且把一氣悽淚，洒向不相識的美人墓上。美人啊！你可在地獄嗚咽？天堂翱翔？

朋友！你的脚步要輕些，不要驚動了墓下的幽魂啊！一位年青姑娘的幽魂，是這樣純潔，是這樣悲憫：我倆怎忍驚她？

安眠在地下的姑娘啊！黃土把你葬，綠草將你掩護；更有紫色綠色的野花，在你墓旁飄

放着幽香，一縷一縷的池水；在你墓前盪漾着微波；一叢一叢的修竹；在你墓旁搖曳着美姿，和着——瑩瑩的露珠洒你；颯颯的涼風吹你；皎皎的明月照你；閃閃的繁星耀你。你的幽魂更鮮潔了！更美麗了！

長眠的年青姑娘喲！你若你是我的愛人，我一定會瘋狂地把你的墓石敲碎，撫着你的黑棺永久不歸去。當月朗風清之夜，我又會瘋狂地把你的黑棺揭開，擁着你的白骨，捧着你的骷髏，把我靈魂的鮮血一滴兩滴……滴到它們上面；等到血滴盡了，我也會變做白骨骷髏了！

可是，你不是我的愛人，我只能默默地下幾點悽淚——就這幾點悽淚，我覺已悼了一位不相識的姑娘！

穎心

流不盡，我的悲泪；覓不到，我的愛人。愛人一日覓不得，我的悲泪儘流着，流啊，流啊！何時

繞了呢？

我於是脫了芒鞋，忍着淒淚，向荆棘的愛叢中，覓我愛人去。

道上尖銳的小石，刺着我的腳；悲瑟的寒風，向我身上撲，耐着啊，耐着啊，不要後退！

哦哦！我的愛人——穎——就在那裏了；她坐得沒苔痕的青石上，巧媚倩笑地向我招手。這時的我啊，我心兒喜至忘了一切痛苦而狂躍，——狂躍倒入她的懷裏了。

哦！我願化做微黛色，長遠地附着她的眉痕；我願柔柔地永伏着她懷裏，來聽她心琴的曼音；我願偎着她的髮畔，不斷地嗅她的幽香；我更願她常張開那櫻桃般的愛嘴，吐些甘蜜的香涎，等我好當葡萄酒嗑。我親愛的穎！你可能賜允？

她微微地向我笑，輕輕地對我說，低低地將我叫，緊緊地把我擁抱。我也擁伊了。擁啊！擁啊！這甜美的擁抱，人生可有幾回？

我又悄悄地伸手接她的酥胸。嘿！怎不見她赤心躍動？她也覺着：「我的赤心早給禮教之魔掠去了！」啊！禮教惡魔，怎能奪去我愛人的愛心？我誓要和它相搏，覓回穎心。

「我覓顆心去！」我從她的懷裏躍起，繞出愛叢，越過懸橋，攀上山坡，跳下山脚，淒風侵我，我不知，冷露淋我，我不覺，專意啊！——「我覓顆心去！」

由春覓至夏，由秋覓至冬，花謝了，復開，月缺了，重圓。被禮教惡魔掠去的，顆心啊！幾時纔能將你覓回？

覓啊！覓啊！——覓顆心啊！我的脚皮行穿了，血兒染得鮮紅，不要退後，只向前走！遙遙的愛途上，印着一個個血血的脚跡。

我願啊！赤血滴在污泥上，長出一朵嬌美的鮮花，等我覓得顆心回來時，繫了給她戴在頭上。

行着，行着，來到愛途的盡尾了：只見禮教之海在前擋着，淡藍的水和淡藍的天，竟融化合一了。波兒一起一伏，前波跨過後波，後波推着前波；前波有更前的波在它前，後波有更後的波在它後，澎湃怒號着。唉！無能而渺少的我，怎能渡過而去覓顆心？

我於是開始痛哭了：顆心啊！我走盡了愛途，歷盡了險辛，嘗遍了艱苦，一心……！只在

覓你。但你給禮教之魔奪了，藏在何處呢？花之心葉之腹，綠洋之底，紫巖之巖，蓮葉之捲邊，藕節節之圓孔，我都通通尋遍了，又何嘗有我可愛的穎的赤心呢？萬惡的禮教惡魔，我誓和你不兩立！

狂風一陣，把海水吹得像高山，又像怪獸，噪怒高鳴，我不能不恐怖而震慄；冷浪更一團團地打來，竟俠爲覓穎心的我而暈倒。

恍惚地，禮教毒魔走來了。它的臂兒如小樹般粗，它的身體像牙簷般高，那臉目啊，極是猙獰可怖；左手拿着破壞之斧，右手拿着狠毒之刀，高噪怒號。

我啊！心兒顫動，怒潮漲湧，撲上前去，和它誓不相容。

「毒魔——禮教毒魔，今天和你相遇，你奈我什麼？何你，你是我們青年男女的不共戴天的仇人！你把你破壞之斧，斬斷我們的光明；你持你狠毒之刀，割去我倆的樂欣；我們怎樣不幸，偏中了你的毒氣！……」

「你，你爲何，爲何再奪了我愛人的赤心？怯弱的她，自然不能抗你迫侵，只有暗哭，嗚咽，

悲哀深深地藏在她的心坎，你更將你的威力兇狠地把她嚇禁，絕不理會她淚濕佔襟……
 「我，我雖單孤，但是不怕你的毒刀，兇斧；我有我的熱血，我有我的嗷呼。你奪了我愛人的赤心，我要剝你的肌膚……」

「我更代表全世界的男女向你下總攻擊！滅你，你們纔得回光明；毀你，我們纔搖看得勝的旗旌；亡你，我們纔餐着你的血腥；再助以快樂之酒，我們飲得大醉酩酊……」

「這時，我取回額的赤心，珍重地還給她，她一定會賞我以微笑，賜我以狂吻……」
 好！禮教毒魔來吧！……」

毒魔舉起刀斧向我撲下並大聲地喝我：

「無知的青年，你知否？戀愛，自由，是我的深響……」

「不錯，我果真奪了你愛人的赤心，把它向禮海中沉並且我有時還把別些青年的赤心生吞！大胆的你，竟敢到此地光臨！好！飽我一頓餐，供我一頓飲！……」

禮教惡魔把它的毒斧斬來，我把清淚熱血迎去，可憐啊，我終不敵了，終於給惡魔一刀

砍下我了！

「當我有一絲氣時，我還要深深地咒詛你：你不要欣喜，以為砍傷了我，你便可橫行，兇狠！你須知，須知我們青年要毀滅你和你做讐敵的，還有無數億兆哩！你砍下了我，我以我的顫，喚起他們！以我的熱血鼓動他們！以我的清泪引導他們！禮教毒魔，你的末日到了！

禮教毒魔果真砍傷我了。我竟倒下了。它把兇目望望我，猶笑一陣。它的歡笑聲，我的呻吟聲，——一片！

癩子的死

近來喧傳在我倆的街上發現了一個癩子，——癡癡漠漠的性情奇幻的癩子。但我只恨沒有機緣，至今還沒見過他一面。

他是被一位老婦發覺他是一個癩子。因她這天偶然從街尾經過，見他正蹲着攪糞堆旁，拿一條人家吃剩的豬骨來吃着，這條豬骨早已給細黃的螞蟻侵佔；但他並不覺得，一口

一口的連螞蟻都一起吃著。這種怪異的狀態，映入老婦的眼簾，她便不能不稱他做「癩子」。這個名詞具有傳染性，不上幾天，他已給街上的人通通認識，而「癩子」的徽號也跟着盛行。

我雖未見過這人人喧傳的癩子，但由我小弟的口裏聽到，早已知道他是一個被衆人欺負與玩弄的弱者了。我便起了思慕的念和敬仰的心。

真僥倖！這天當我放學行到街頭的時候，早已見着一羣天真爛漫的小孩子跑躍向前，口裏同時歡呼：「去啊！去啊！去看癩子啊！癩子又在街尾做着神經的把戲了！……」不知什麼原故，我心兒突然的加速跳躍，迷迷糊糊地跟着那班小孩子向街尾去。同時腦裏也發「去看癩子」一般的觀念，但這謬誤的觀念在我腦海裏，只有存在一剎那間的可能，我自己立刻責自己：我現今是去瞻仰我所尊敬的 *Syberman*，不是去看癩子……」我脚步自然的前進。

一羣人衆圍着癩子來看，在一帶牆根下；我很用力的擠開衆人，咦！癩子的丰姿映入我

眼簾了，永永不滅地印在我的記憶版上。

癩子的臉，是這樣的顛頡，癩子的眼，是這樣的無神；癩子的氣象，是這樣的惆悵；……他沒有穿上衣，赤裸裸地把身兒顯露，下面只穿條牛頭的短褲；足呢，也是赤着，且已沾上一層層很厚的泥污了。這時他正做開一件有趣的工作，——也可說是把戲。

他蹲在泥地上，拿雙般細竹兒般的手拚命把地下的泥來抓着，比鷄兒抓泥尋找食品還要來得起勁一些；泥地已給他抓成一個小穴了。他還不歇息，仍一把一把的抓着，抓着，着；……：……汗兒從他額上流下來時，他很不經意地把抓泥的手去揩抹，泥污更沾得通臉都是了。

大概他抓得倦困了吧？只拿細小的泥粒拋着來弄，呼吸已有些微喘了。當他抓泥時，觀衆默默地不敢發一句聲，說一句話，恐怕一句聲，那癩子便不會再玩新奇的把戲了。等到他自己停了手時，觀衆便微微的發生騷動，嘲笑的，詈罵的，……：……更有些人向他詰問。

「癩子！你儘把手來抓泥做什麼呢？」街頭最頑皮的阿堅走近他的身旁，側着頭來問。

「我失了些東西，——珍貴的東西，我誓要把它覓回……」癩子呆望着泥之來
 回答。

一個婦人似很不相信癩子的說話：「失了什麼癩子也有珍貴的東西嗎？又怎會藏在這裏的泥堆下？真是癩子……」各人聽見都笑了。

在喧笑聲中，癩子又爲他前言辯護，並講得肯定一些：「是！是我的確失了一件非常珍重的東西。你不信由你，誰也不能使你相信……」他說完後，不理衆人的嘲笑聲，兀自唱起歌來：

——見呀啊……千峯哪呀……呀啊呀……

不由孤……哪呀啊……

心呀如……

刀啊呀割……

他只唱了幾句，便把頭兒昂着，斜睨觀者：「這一枝「楚霸王烏江自刎」好聽麼？」

「好，好，真好聽！癩子！你再唱落去喇！……」人叢中有人答他。

「你們想聽我唱歌麼？不，我不白唱，我要有代價纔唱……」他哈哈地笑起來，露出口裏幾隻牙齒。我很覺得奇怪，爲什麼他口裏只剩了這幾隻牙齒呢？

有位長瘦的觀者聽了他這番話，便從袋裏掏出一個銅仙來，遠遠的拋到他面前。他似乎並不覺得，只對泥的來淒淒地看視。

「癩子！這是一個銅仙啊！是你歌聲的代價啊！我再唱你所最喜歡唱的歌兒吧……」這句不知誰人說的話，便把癩子的沈思的魂喚了回來。

癩子把銅仙在地上拾起，露出一種忿而鄙屑的神氣：「啐！錢！錢！錢！錢！——偌大的
一個銅錢！好有權力的錢！萬惡的錢！你配做我清亮歌聲的代價麼？豈有此理……再有，那個
拋錢給我的壞東西也太藐視我了。非打不可！非打不可！非打不可！非打不可！非打不可……」

癩子說完，便將那個銅仙拋到遠遠去；攙着臂兒，現出很忿怒的色影，像真要找人來痛打一般。嚇得才纔拋錢給他的那個瘦長人和幾個胆小的觀者連忙逃去，小孩們有些竟駭

得哭出聲了。他見了又哈哈狂笑：「你們是只有這樣的胆量麼？我斷不會估到我今世還有嚇得人家逃走的威權。快活，快活，快活！……」他的笑聲比夜梟的悲啼還要來得慘烈，我的毛骨竟悚然了。

「唉！我不見了一件東西呢！……」癩子又放聲大哭。

「你到底失了些什麼珍重的東西呢？」我忍不住插問了一句。

「是！我到底失了些什麼珍重的東西呢？啲！糟了，糟了，我到底失了些什麼呢？……」他竟自己問着自己，引得觀衆都笑了。

歇了一會，他在沈思境裏又突然跳起來，似恍然大悟的很欣幸的大聲喊：「我記起來了，記起來了，我的確失掉一件珍重的東西！……」他很失望地重復蹲下去抓泥。……

我第二次和癩子會面，是在三個月後。

這是一個月夜。我從工地返家，經過一條長長的河沿，這個圓圓的月亮發出清幽的光，

照得各種景物纖毫畢見。岸上疏疏地植着的柳兒，給柔風盪得微微地搖曳；河中的水，把月亮反映得十分清澈。更有銀輝而暗青的天空，高高地罩在上面，蓄含着無限的詩意。我沿岸一步步的踏着，鞋兒觸在地上發出的輕聲，分外覺得响亮。一縷幽祕而淒寂的感覺，在我心頭顫動！

從遠遠送來幾陣喧嘈的雜亂的聲音，高一會又低一會，我步兒還等速的前進，雖然我有狐疑，——狐疑夜深的河沿的嘈鬧。

聲音愈來愈近了。在月光之下，也隱約看見河沿聚着一堆人。嚶嚶！我日夕所盼望欲見的癩子，竟在這裏了，他扶着河沿上的一之柳兒來搖，那堆像活屍般的人正圍着他嘲笑。「他是一個癩子？我不信，我看他似乎是假裝的……」一位老者說着，把手不住地拈鬍子，似表示自己這句話很有經驗。

「是！是！是假裝的癩子，一個奸徒……」一個青年和議。

「打打他！打打他！看他是不是真癩子……」似乎是一個苦力般模樣的人提議，但

沒人敢先下手。末後還是這個苦力自告奮勇，走近癩子身旁，拿隻像粗竹般的臂兒，向正癩子的心頭就是一拳！轟的一聲巨响，就是我們旁觀的人看見也替這細癩子痛苦，但癩子是怎樣情態呢？當拳擊到他身體時，他輕輕地哼了一聲，接着把手撫着心頭微微的笑了。並且這樣說：「這是爹爹責打兒子……」衆人都哈哈的哄然大笑了。

那般活屍般的殘酷的觀者，見有這一個任打任踢的人，怎不拿出拳頭來試試呢？於是有多個人上前將癩子圍着來毆。一拳！一拳！一拳！一脚！一脚！一脚！只聽見拳腳擊在癩子身上而發出那種卜卜轟轟的聲不絕地亂响，癩子這回連慄的聲也沒有，只閉了眼睛來緊緊地抱着柳樹，一聲不做的任他們打，一拳！一拳！一拳！一脚！一脚！一脚！……

這時我的怒氣已升到極點了，恨不得走前去將那班欺弱的東西盡數踢下河裏去。但是我是文質彬彬的人，怎是他倆的敵手？我又想跑去找個警察，但這時僻靜的河沿寂寂的行人也沒多個往來，警察更不消說了。我看着這個世上最可憐的弱者——癩子，受這般無辜的責擊，我更無力去營救，我只有下淚了！在黑暗中，又有誰——有誰留心到我流淚呢？

一會又一會，那班非人的東西大概打得手倦了吧！大家都釋了手，看着癩子來猶笑癩子這時纔把眼睛睜開，也報他們以憨笑。

「癩子你身體痛麼？」一個方纔下手打他的人問。

「哈哈，不痛，不痛，——一點也不痛！身體自身體，我自己，你們是打我的，身體，」不是打我。」我與身體無關，痛什麼！痛什麼！……」癩子很自然的回答。像方纔不知道痛苦一般。

那最先提議打他的老者這時也高聲地笑着說：「嘻嘻！他的確是一個癩子，這樣打他他也不覺痛，真是癩子！……」他又接着問癩子：「喂！癩子啊！我們方纔爲什麼原故打你，你可知道？」

癩子聽了絕不疑遲地答：「有什麼不知……爹爹打兒子是應份的，兒子有過，爹爹儘可以一拳，一脚，一脚的打呀！打呀！打呀！打呀！……癩子講到高興處，竟狂躍起來了。」

後來那堆人又圍着他談話。

「你爲什麼儘赤了身體癩子！」

「赤裸裸原是人生的真面目，誰像你們拿些花花綠綠的討厭的衣服來掩蔽着本來的形體美？養牛！癩子有點憤激。

「你爲什麼原故會變做癩子？」

「我是「癩子」嗎？我不知道。這名既不是父母和我取，而我自己也沒承認，這是由你們強賜給我的。噢！你們說我是「癩」，其實你們又何嘗不是「癩」？這世界原是「癩」的，世界，「世人原都是「癩子」吧！養牛！」

「你這樣癩癩癩癩的在世，到底感覺到快樂呢，還是悲哀？」

「我不知什麼是「快樂」？什麼是「悲哀」？在世上只會做「癩子」吧！享得到什麼快樂與悲哀？我只知有人打我，便覺得很自然；沒人打我，便通身不爽快了。爹爹！打你的兒子吧，如果你喜歡時……」癩子竟乞人們打他，又惹得衆人發一陣狂笑。

笑聲過後，暫時的沈默了。癩子突然的開聲大哭：「啊啊！我失了一件非常珍重的東西呢！如能把它找着，雖上火山下大海我也願意……」他一說完後，再也不理衆人，拔足就向西走去。一面走，一面哭；他的形體在黑暗中隱滅了，但哭聲還可隱約地聽到。

觀衆見癩子走了，就一哄的散去。我只迷惘惘地一步步踏在月夜的歸途，癩子的形衆，癩子的言語，和被人欺負的情景，都給我無限的追憶。

癩子的死耗都傳遍街頭了！他臨死的前一刻還向人說着癩話，說要到海底找他自己的珍重的東西。真的！他竟投海死了！

沒有一個人曉得癩子的歷史。此後，他所要找尋的珍貴的東西是什麼，也只好成一個永永猜不破的啞謎。

癩子寂寂地死去了！街上再不會發現他的蹤跡了！別人說他的死是「癩死」，但我覺他的死是莊嚴之死，偉大之死！

蓓蕾殘了

因校裏早操的原故，我今晨特別地早起。忽忽漱洗過穿了軍服和纏了腳綁以後，便絕不停留的出門去。

我每晨上學最喜歡從那大菜地走過，因清鮮的空氣和自然的景色，都給我以無限的暢悅。今晨大概太早吧，濃霧未退，白茫茫地障着前途，晨風吹來，令我起微微的顫慄，但同時我脚步更加奮興，奮興，奮興！我想把濃霧衝破，冷風驅盡！

濃濃地茫茫地那遠遠的轉角處，隱約地有堆人站着似乎有種什麼新奇的東西給他們發見因而停足來觀看，他們有時也指手動腳，但所談和所見的是什麼東西，我一點也不知道。

「大清早上，在談什麼呢，他們倆？」我給疑問的心的驅使，脚步自然而然地更加快率前進。近了，近了，哦哦！人叢中我家裏前時用過的轎夫阿杰也在內了。他見我跑來，便迎

着，我說道：「珠姑！瞧啊！一個嬰孩！……」

我一聽見「一個嬰孩」四字，心裏立時起了一種異樣的感覺，也好像有微微的恐怖，因而脚步也遲慢些。我極悔我好，偏要來這裏，如今真是進退維谷了。阿杰又用手招招我，我只是鼓起勇氣走上前去。

嗚啾！一個嬰孩，——一個被棄的死嬰孩！他很甜蜜地躺在一堆污泥上，一絲不掛的露出赤裸裸的身體，晨風時時襲來，他一動也不動。我再走近些來細細地察視，見他薄薄的皮膚，裹着肉體，眼兒微微的閉着，露出一絲的眼睛；紅紅的臂兒，襯着那個雪粉般的臉鼻兒，很合位置的生在中央；尤其可愛的是那雙握着的小拳和那對細細的腳。他旁邊更有幅污滿血液的爛布，此外就更沒有什麼東西了。我一見了這個死的嬰孩，便生一種說不出的愛感，更願抱起他來和他接個長時間的吻，設若旁邊沒有他人時，我或許竟會這樣做。

這時的我陷入了迷糊的境界，手脚漸漸地起寒冷了，身體也顫動了。我極不忍瞧見這個小小的軀殼在污泥上躺着；但同時，也不願意離開這裏而走去別處。這種矛盾的思想，

在我腦裏衝突，卒而我只好站遠一些。這時圍着觀看的人比較方纔增加了兩三倍，他們談論的聲浪，也一句句地傳入我耳鼓來了。

「唉！阿彌陀佛！好一個漂亮的孩子！」一個老太婆嘆息着。

「這不知是誰家的寶貝，拿來拋在這裏？」一個穿黑短衣的中年男子睨望着那死嬰孩。

「你說「寶貝」嗎？這正是「孽債」呢，他們倆的！」同來的一人駭他。

「他——嬰孩——真是寶貝，秦始皇不是私生子嗎？設若他不死說不定就是秦始皇再世哩，現在可惜他死了！」另一個拿枝竹烟竿的人滑稽地說，並且帶有些嘆息。

一個戴着尖頂帽穿着件起油面光的黑長袍的老公公走來，他的脚步似乎是行八字，很端莊的一步步地踏着。他走近死嬰孩身旁，相了幾相，接着便轉過臉咳了幾聲，又咕痛一大聲的把一口凝結得成一顆的黃痰吐了出來，那些沫花還有幾點在他鬍子上黏着，當他昂然走入人叢的時候，先把我嚇退了幾步。

「啾！啾！……」這個老公公只不住的啾着，並不講出第二句，似乎滿腹怒火，不知

從那裏發洩一樣，只指着這死嬰孩來搖頭嘆息：「此之所謂自由愛的結果也！唉！」攢穴隙相窺，踰牆相從，「世風不古，道德沉淪久矣！唉！……」他這段文章式的言語，惹得旁的觀衆都很注意地望他幾眼。

有人問這個死嬰孩是誰最先發見，阿杰却回答：「這是担山水的二婆發見最早，她在天剛破曉時便從這裏經過，及見了這東西——嬰孩——駭得她直喊起來，我聽得她的喊聲跑來瞧時，也令我吃一大驚！」……

這時來瞧這死嬰孩的人紛紛的說着，我看看時候不早，也上校去。不過臨走的當兒，我還望這死嬰孩幾眼。

在兵操時，那教官雖教我托着槍來描準的姿勢，但我迷迷地委實不知怎樣動作。等喇叭一吹散隊號時，我頭腦纔漸漸的比較清醒一點，但那死嬰孩的形狀，又湧現在我的眼前。上哲學堂了。平時，我最爲留心 and 注意；但是今晨却現出反常和異樣的狀態：望着課本，似乎課本就化做小嬰孩；望着黑板，似乎黑板也是化做死嬰孩了。嗚嗚！那教授先生和幾十

個同學，都似乎是死嬰孩呢！我真害怕，極端的害怕，死嬰孩密密的圍困我啊！

唉！嬰孩——被棄的死嬰孩！你是人類的荷蕾，是自由種子，是純潔戀愛的結晶！你的父母在戀愛達焦點的時期便產生了你，他倆，何嘗不想這顆荷蕾茂盛，這粒種子滋長？可是啊，吃人的萬惡的舊禮教的惡魔不能容你，它拿着毒刀兇斧來威迫着你的父母，可憐他倆不能不含着悲淚忍着痛心將你拋棄，——拋棄在僻靜的菜地，唉！組織不完善的社會下的犧牲者——私生子啊！你們應咀咒罪大惡極的禮教毒魔啊！

這樣模模地我就上了三堂課。

午間，我返家吃飯，又經過那菜地，見泥堆上的死嬰孩，依舊很甜蜜地躺着，不過他小小的遺體上，有幅爛席蓋着吧。日光強烈地射來，有一種微微的異臭味，偶然地送進鼻觀。可惡的蠅虫，叢集他遺軀上，我心裏立時有種不可壓止的悲哀，幾乎想哭將出來。我急急的絕不還道地走過，同時我的脚步像有塊大石繫住一般，很艱澀地纔能走一步。

吃飯時，我兀自不能下咽，似乎我的食量已給這死嬰孩奪去。

飯後，我上學不敢再從那菜地走了。因為這私生子的遺體惹起我重大的悲哀，唉！我弱脆的心靈，怎禁得這般異常的打擊？

只是上課時，我又有些悔恨：「吓！我方纔上學還從菜地走好！因這株人間的不幸的蓓蕾，只有受人唾罵，受人摧殘，又有誰——有誰像我一樣愛他可憐他呢？我見了他雖惹起悲哀，但不見他時悲哀又何嘗竭止？」……

所以，我下課時，又再行菜地；可是那死嬰孩呢，已經不見了。只在那泥堆上陷了一個小小的窩兒。

阿杰走來，我正在泥堆前徘徊的時候，他說：「這個小傢伙——嬰孩，已由慈善的張老爺出兩塊錢叫人把他送上山崗去了！……」我惘惘地如像夫了一件什麼東西似的，心靈總感着異樣的不安。唉！人間的蓓蕾殘謝了！

「殘了的蓓蕾喲！我永永的不會忘你，你安心吧。窮兇極惡的禮教的毒魔，我誓惡滅它和你復仇。等我凱旋的時候，搖着得勝的旗旌，召你渺小的魂返來！……」泥堆前站着

的我，還在默禱。

愛的顫聲

閃閃繁星之夜裏，在他眼眶蓄了許久的悲淚，終竟流出來了！

他不久便要離別慈愛的父母和親密的弟妹而去當革命的軍人了。他站在長廊下，背着手，兩頭徘徊。他覺得將離家而未離家之夜，是異樣的可貴而寶貴；但是一想起從前的影事和以後的前途，他又把泪揮洒了。

皎皎的明月照着長廊，把他的修長的孤影竟映在地下。他看着，看着，看着；最後，他不得不指着明月來詛咒：

「月兒！你明明是知我孤單，爲什麼偏要來和我開玩笑，映我的影在地下呢？月兒！你是慈祥？還是狡猾？哦！我看破了。你皎皎的光亮，原是欺負我愚蠢而無能吧？你圓圓的形體，敢怕是嘲笑我漂渺而單孤吧？月兒！塵世間的嫦娥仙女，你都盡帶還去王宮了；剩下給與人間

的，只有悲哀，只有痛苦，也只有罪惡！月兒！你真是自私自利而不肯賜安慰，快樂，幸福與人間了。嗚，還虧你裝出嬌羞的媚態和柔悅的笑容來誘惑人們！唉！我只恨自己沒有飛刀，不然，你總沒能在世間誘惑人們的可能！」

他詛咒，他狂罵，啊！在他淚眼裏，竟現出兩輪明月倒掛天空。

寒冷的夜風竟把他送回房去。噫，這房子真是一個煩悶之窟，不幸的他又墮入了！

這句話大概衆人都會承認的：枯寂是引起煩悶的始點，而煩悶是做成回憶的原素，他回憶起了，想一回，飲泣一回，新愁舊恨，是最耐咀嚼的喇！

突然，他像狂人般躍起來，走到桌前，把筆兒提起在張白紙上之忽地寫着：——

我的蘭妹：

我深深地請你恕我，在你未讀這信之前。——恕我用你的乳名「蘭」來稱呼你，更請恕我用「我的」兩字來加在你的名上。唉！這「我的」兩字，本不配我拿來用；但我覺得空間一切的一切都非「我的」只有，——只有你和你的靈魂，我都

冒昧深深認爲「我的」就我心坎之塊上，也常刻着「我的蘭妹」，所以，我提筆寫這信的時候，竟自然而然地寫上了。請你恕我，赦我！

我本來再沒有和你通訊的資格；但是，你須知——須知這信恐怕是我給你的信中最後的一封信吧？就是費你數十分鐘的時間來看閱，也只有這數十分鐘是你最後賜賞給我的吧？倘若你接得這信還沒拆開便把它撕成一片片或焚成一堆灰，這我也願意，我也希望；並且欣悅我信兒終于親親你的芳澤，和知它還有值得你焚毀的價值！……

他把筆兒向盞裏蘸蘸，一壁又想道：「唉我應向她說些什麼呢？方纔我想起這許多言辭，現在怎麼便記不起來？……哦！不錯！我應先向她道謝感激。」他於是又寫下去：

蘭妹！我感激你，——雖我死後的骨化爲泥，泥化爲塵時，我還深深地感激你，因你，我纔曉得天地間有悲哀；有悲哀，我纔識得創作，噴！創作的力量，是你賜給我的啊！我感激你——還感激你能夠把你的愛力運送我迅速地行盡了人生的道

途，這更使我感激流涕。

我首先應向你表示的就是我愛你，——極端地愛你！至于你愛我不愛，我怎能知你？又怎能勉強你？但我呢，任你取我組成週身肌肉的每一個細胞來剖驗，包你看見這些細胞是由愛你的原子做成的呢。

蘭妹！我愛你是我的自由權，有誰能禁止？又有誰能剝奪？——甚至於你也不能禁止不能剝奪啊！好在愛是招之不去而虛幻無形的東西，我愛你也奈不得我何，你不願意我也能勉強愛你。這「勉強之愛」，你又有什麼方法抗拒呢？難道你還嬌羞地說着「哦！你交還你愛我的愛來我啊！」？就滑稽說：我雖答應把愛你的愛交還你，但試問你又向何處接收呢？……

他寫到這裏，覺得非常舒暢，接着把電燈扯下些，閉了眼睛來冥想：「吧！不要講虛話了，要切切實實地把我隱忍着來年的苦衷盡量向她申說一下，因這封是最後的一函啊，錯了機會，以後便不能向她訴說了。」他又提筆續寫：

往時由我家裏到校的那條道兒，雖人人覺得遙遠，但我一天行四次也並不覺得疲倦。蘭妹！你須知疲倦與不疲倦，完全是精神的作用呀！我一壁行着，一壁却希望你和你遇着，遇着。等到希望達了，見你頸上圍着綠綠的絲巾或上挾着幾本書，薄娉婷嬌娜地慢步踏來時，我週身的血液都騰沸起來了。你雖有時會很默默含情地向我微盼；但我已碎的心，怎能再接受你的賞賜，見你，愛你，又恨你！蘭妹！你知道不？

我屢次——屢次想鼓起一百二十分勇氣來向你招呼一聲；但怯弱的我，畢竟沒有這個胆量。因若你默然地不應我時，我叫我的臉兒放在何處呢？除非——除非只有我倆兩個相遇於僻靜的道上，我纔敢深深地叫你一聲，就是你不應我時，也只有我自己的心知，但這個願望只好向夢裏尋覓吧！

我把你從前寄來的函札拿紗紙密密的裹着，題了「碎心遺跡」四字鎖在枕箱裏。呀！蘭妹！我每當細雨浙浙之夜，我便拿着你這包信來作送酒品。我的蘭妹！

你須知我飲的酒不是世人所飲的俗酒，乃是我淚泉流下的淚而我當酒喝啊！等到淚酒飲完了，我也醉了，又把送酒品——函札——留着別時用了！

蘭妹！我常說舊禮教是向青年攻擊的綠氣砲，不幸我倆竟受這綠氣砲的打傷了，你的父親是受過舊禮教洗禮的人，也是施放綠氣砲者，蘭妹！我爲你前途哀了，你前途盡伏着吞人的惡魔啊！

蘭妹！我願你死，更願我死，尤願我倆一齊死！最傷心啊，就是大家都生存着在這悲哀的世界啊！

他又默默地想停下筆了。「唉，我現應將我投身軍界的原因大略說給她聽，使她知道這世上還有因她而犧牲前途幸福的人。」他又提筆寫下：

蘭妹！我爲什麼說這封信是我最後給你的一封呢？因我現已下了決心不再求學而改投軍界了。唉！這又誰會估到我這文質彬彬的人而竟做了赳赳武夫呢？蘭妹！我當軍是完全爲你犧牲的表現啊！這茫茫的濁世，人們盡是些牛頭馬面的

妖魔——除了你一個——一切東西，都是些亂擾而不調和的討厭的物質。我不幸而偏生在這妖窟裏，故我做軍人的唯一希望，就是思一粒可愛的彈子風的一聲把我送回極樂的鄉裏。

我寫這封最後的信給你，不是望你憐惜，更不是向你求愛，我只願——只願你看完這信以後，有三數點愛淚微微地灑在這箋上；那麼，我這殘謝已久的心花，或會輕輕地搖曳一回。

蘭妹！我的話止于此了，費你看閱的時間到這裏便完了。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一切中的一切也都通通完了！敬祝。

光明的燈常常照耀着。

你的幸福之途！

——你的倬豪最後手書——

更夫嗒嗒地敲了三更，他信也寫完了，同時心也碎了。

圓圓的明月遠皎皎地照着，閃閃的繁星遠燦燦地耀着。他呢，他的悽淚不斷地落着，滴

在信箋上凝成一顆顆瑩潤的珠兒。

甜夢

的確，夢裏的悲哀，就是醒後欣樂的始點；而夢裏的欣樂，也就是醒後悲哀的原素吧。

縹忽虛幻而惹人喜歡的夢魔，不知不覺地又來侵我：

她——真個是她，頰紅的薄衣，覆在她雪白的肉體上，獨自一人，悄悄地立在一條碧綠的溪邊，盼賞那互相競馳的五彩色的雲霞。

我——夢中的我，躡足地從後面輕輕走來，突然將他擁抱。吻着，吻着，熱烈地吻着她那鮮潤的小櫻唇，給我一個好消受。

她初時驚悸而恐怖，繼由震懼的心靈定了暗示的，只有的是我。她果然覺着是了，她的粉臉更緋紅，羞怯怯地把我重力的推開；但她的唇上，已深深印着我的吻痕，我便伏在她的香肩上和牠同看天上的幻變的浮雲。

她曼妙而柔幼的美髮給可意的風飄到我的臉上，有時竟黏着我的額汗，纏纏不動了。這些情景，是何等的芬芳？何等的神祕？

哦！美髮啊！我幾時纔能，——纔能永不離開這神祕之境，纔能把我的嗅神經完全浸在你的芬芳之中？

她盪柔的心靈，竟默默地和我相應，和我心琴起共鳴。

哦！像搖籃般的柔軟的心靈啊！我幾時纔能，——纔能把我的純潔的靈魂安睡在你那搖籃之裏？

這時，天地萬物，都像羨慕我倆而醉眠，靜寂無聲；只有我倆的心房甜美的跳躍，合拍而微鳴！

她說愛我，——永久的愛我。

我說愛她，——不斷的愛她。

我倆重複地擁抱着，生吻着！我由心腑沁出的狂喜的汁液，哦！原來是樂極的流淚啊！

美妙的夢魔，絕不遮疑地竟捨我而去了！甜夢悠悠地醒了！枕上留着的紀念品——淚痕，依舊的濕着，可愛的人兒，何處去溫灸？

漂泊的心

——遊子的淚最易落，

遊子的心最漂泊——

振豪來到這沒一個人相識的異地，徬徨了半天，纔找到了他的目的地——立德學校。他把幾件簡單的行李放在校門，然後伸手到袋裏掏出一個咭片來，對那個頭髮斑白的手裏拿枝黃熟竹烟筒的差校役說要會見校長；校役把咭片顛巍巍地拿進去了。

校長是一個四十多歲的人，精神還很壯健，尤其活潑有神的是他那雙眼睛。振豪會見他時，他的眼光向振豪身上射着，初出問世的振豪，又不能不疑怯而忸怩了。心兒卜卜地跳，臉兒熱熱地燒，不自然的神態，包圍他的全身。

「你就是徐先生嗎？」校長明明看見他咭片印着的姓名，還要這樣追問。

「是……是……我就是徐振豪，由翁先生那邊紹介我來這裏當教員……」他很勉強的回答。

「這裏由兄弟担任校長這職責，現得徐先生來幫忙我很是歡迎。」

「不要這樣客氣，還請時時指教。」

「哦哦……」

這會客廳中暫時沈寂了。他又不安起來了，悄悄地想望校長一眼，但是校長雙睛兒不踢地向他打滾，他又不能不把眼光移到廳裏的一幅古老而殘舊的畫上。

「徐先生是幾時到埠的呢？」校長又問他了。

「船兒很早已到埠，只因我人地生疏，找了許久纔找到這裏來……」

「想是很勞倦了，且到臥房休息休息吧……」校長叫人帶他到一間臥室裏，把行李安置妥當。

到吃飯的時候，他更會着幾個像他一般爲生活的壓迫而漂泊到異地當教員的女同事，這更使他耳紅臉赤了。說話吧，囁嚅着不能開聲；笑吧，他更沒有這勇氣。他雙眼睛只呆望着白飯和餛飩，身體兒像木偶般不敢移動，只吃得一碗飯，他便忙忙離開這飯堂而回臥室去了。

他的臥室的位置也很能令他滿足，室的左邊有兩個小窗，從窗裏望出去，就是一碧無際的綠秧，給微風盪漾着，就起柔柔的波紋了。近他的窗前，有個小小的池塘，幾隻鴨兒在水裏嬉着，時而拍拍雙翼，時而撥入水裏，這是怎地自然呢！

當夜神光臨的時候，他枯寂寂地坐在這異鄉的斗室中，一枝暗黃的搖搖欲滅的燈兒把他的孤影映在壁上，它大概就是他的同伴吧！淒靜中，他的洶湧澎湃的心潮，不歇地起伏着；他思念起臨別叮嚀的白髮的老母；他思念起江干揮淚相送的父親；他思念起牽衣撥泣的小弟；他思念起故鄉；他思念起故鄉門前那棵老槐樹；他思念起故鄉的黑老犬；他思念……他思念……最後，他思念起相聚五年的知友韻魂來了。

他一思起穎魂，恍惚穎魂的消瘦的影子，就在他眼中呈現。他拿起筆兒在紙上寫給穎魂一封情信——

穎魂：

我首先而循例對你說的話，就是我已安抵這裏了。

穎魂！為生活壓迫的我，今天又漂泊來到這異地了，這的確是我從未到過的異地，沒有一戚一友的異地。我到這裏的第一天，已令我深深地感到悲哀與淒寂了。

「人生得一知己可以無憾。」這是誠然的，但是，知己分離了，又如何能免去這「憾」啊？在中學裏的四年光陰，便是養成我倆做知己的原素。但是啊，可詛咒的畢業光臨了；人說畢業是最快樂的一回事，不錯，你就是了，能夠升入大學去求高深學理，這的確是最快樂；不過，你可知道麼？家境貧寒的我，有升學的志而沒有升學的可能，更兼人生的重担，壓在我肩上，使我來這異地過冷板凳的生活。可哭！可嘆！我還模糊地憶得：我曾在春雨瀟瀟的夜裏，和你共枕長談；我曾在夏日的停午，

和你在寶漢茶寮共聽蟬噪；我曾在蕭殺的秋風裏，和你共徘徊于枯柳落楓間。我曾在嚴寒的冬日裏，和你狂飲高歌；我曾在月明之夜，靜聽過你弄胡琴一縷的幽聲；我曾在破曉之前，見你流過悲淚；我曾在狂風暴雨的深夜，和你並肩踏着歸途；我曾在螢火點點閃爍中，和你低吟着詩句；我曾在沉靜的黃昏，和你共唱悲歌；我曾在……我曾在……哦！往事已如舊夢一般地靜悄悄的逝去了！留給我的只有舊憶，只有悲哀。唉，顯魂！你還記得這些舊事麼？你也會和我起一縷悲的情感麼？

當我在載我來這裏的舟的時候，我深深地感到悲哀。我的生命就如那舟的一般漂泊無定吧！那海水啊，就是我生命的主使者命運了！我斜倚船欄看着滔滔的海水，我也曾洒過幾回清淚，淚珠一顆一顆地滾到海裏，也就立刻的溶在海裏了。我這些情景，只有故鄉的明月纔知道，她不會告訴給你聽麼？

我信我在這裏必定沒一個同情者了。他們——同事——都是唱着生命的快樂的歌，又有誰願意，——願意和我這個人生陣上的戰敗者表同情呢？但是，我也

欣悅，欣悅！我能享着孤單的生活而增多我文藝的酵素。

你能時時的安慰我麼？這是我所最盼望。祝你

月圓！

——振豪——

他把這信一口氣寫完，唸了一遍，那疲倦惡魔開始襲擊他了。他吹滅了燈，蓋上被，便走入睡鄉了。

每天裏，他很邏輯地對着那一班骯髒而又頑皮的小學生指天劃地的亂說一陣；鐘聲一響，他便算完了責任，匆匆的脫離課室而走向自己的臥房去。

他感着最淒涼的，就每日當沈靜的黃昏裏，紅霞返照的時光，窗外那個老年的貧婦賊，她的鴨兒歸來的這種「……啼啼……」的淒顫聲，竟能使他默默地下淚。哦！漂泊者的淚，是人間最悲的淚喇！

在他的顛頂，竟發現幾根白髮了。唉！這衰老的符號啊，無情的時間之神，却已悄悄地把他

它們安插到他的頭上去了。

現在，他孤死的生活，好像略略地有些轉機了吧？他和那幾位女同事竟漸漸地親暱起來。有一次，他還鬧出一件笑話呢。因這時學校要教員學生都一律種痘，恰巧那天值種痘的時間，而他正作了午睡。校長叫人把他喚醒，他惺忪之間，連忙起來，那雙腳兒麻木到差不多失了知覺，胡亂的把鞋一穿，急忙忙的跑出房來。

那幾位女教員一見他出來，都哈哈地一齊大笑；他很有些莫明其妙，臉上赤紅地，雙耳發熱，她倆的笑聲更烈了，他再也忍不住：「啊！你們儘對我來笑什麼呢？」

「你看啊，——你試低頭看看你的腳啊！」他聽着，果真低頭一看，這連他自己也笑起了。原來因腳兒睡得麻木，還未把鞋穿上，自己也不覺得呢。他當時便做了做了一首詞來紀這事——

●相見歡「惺忪」

和衣睡倒羅幃，日斜西；甜夢驚回，呼起意依希。心歷亂，履忘踐，步差池，賺得她們癡笑，眼兒迷。

他向來所具那種異性是神祕而不可侵犯的觀念，自這一次後，便完全打破了。

女同事中，他最注意的是「梅」君了。梅今年不過十九歲吧，臉貌自然是可愛，尤其是那淺淺的笑渦和很天真的浪漫的笑容。他屢次想想，想想——想燃着週身的靈火而通遙傳達到指尖輕輕地微微地將她的笑渦摸摸，或者像野獅一般的狂猛突然地擁着她而吻她的櫻唇。只一摸，或一吻，他的願已足了！然而，他究竟沒這個胆量和勇氣。

她對他的情感特別地濃厚。他快樂，她也快樂；她憂愁，他也憂愁。他倆的內心的靈火，漸漸地各自燃燒起來。

這夜，他買了兩角子勃齊攜到她的房裏，拿着犀利的果刀來切；一壁切一壁細語談着，談到興濃處，她嘻嘻地笑了笑，原是她的美的姿態！談到戀愛上面，她很害羞似的側着頭過去，同時身體一轉，成了一個身體自然跳舞的姿勢。他醉了，他看得醉了！竟忘記自己手裏

是拿着一柄利菓刀而把自己的指兒割傷了。

她最先驚覺到他的指兒受傷，連忙拿些熟煙和他敷了傷口，又用細布和他裹着。當她的柔軟的指觸到他手上時，他陷入大神祕之境了。他忘去現在的肉體的痛苦，不，不止現在，就是從前的精神的痛苦他也忘得乾乾淨淨了。

他倆儘在愛河遊泳着，可是給那輕薄而野心的校長瞧見，委實有些妒忌。

一個很妙美而難得的機會光臨了：校裏的廚役突然地病倒，而老校役和一個女僕是不識途途上墟去買菜的。這時，他自告奮勇的担任代廚役的職責；雖墟市距離學校有七八里的遙遙的路程，但她願伴他一起去，所以他並不怕跋涉。

幼綠般的微雨飄飄地掉下來，他提着一隻竹片織就的菜籃；她呢，她拿柄雨傘貼近他的身旁互相遮着。他倆慢步的不覺便到這小崗上了。過了這小崗，就是一條平坦到墟去的直道。

這小崗只有一條像蚯蚓般展眼着的小徑，兩旁的野草與荆棘密密地叢生着，還有些

金銀花低垂襯着草色，更覺得可愛了。他和她一步步地踏上草徑，寂寂的微雨的荒園中，他倆的身體緊緊地靠着；他倆的唇兒早已貼着了！貼着了！貼着了！貼着了！啣啣，他倆的靈火達到焦點，而要爆炸了。

經過這一次後，他倆的心流早已溶合爲一了。

不久他病了。的確，作客異鄉，已儘嘗着人生的苦味；作病而染病，更是不幸中的不幸了。他病，啊！憐惜他的只有一個相知的梅。她一天裏最少也要走到他房裏看他四五次；當她每回很細心地問他時，他只默默不語，有時眼角竟滲出幾點晶瑩的淚滴。

野心的校長更覺得他倆這種舉動是不合法了。

夜裏，他咳得很利害，發出的聲浪，一陣陣傳入隣房的她的耳裏，她聽了心裏有說不出的難過。這時，是深夜，是寂靜的深夜，各教員都通通睡着了。他咳一聲，他心裏痛一陣。

最後，她起來了，鼓起勇氣開了門，輕輕地走到他房裏，他似乎有點驚詫，她一聲不做，只走近他身旁和他拍着背，他的咳聲似稍止了。

「啊！怎麼你還要來看我呢，在這深夜裏！」他感激地低聲說。

「你的咳聲差不多像柄利刃，我一聽到，心裏便有說不盡的痛苦，故我要……我要來看看你。」她用手拍着他的背。

撲隆撲隆的拍骨聲，竟把那妒忌校長驚醒了。他側耳靜聽，在拍骨聲中還夾有纏綿的細語；他暗想機會到了，便急忙起來，悄悄地把校裏的教員，寄宿生，雜役……都通通叫醒，像圍捕兇匪一般的重重地把房圍困。可憐他倆正在愛的沈醉之境裏，那會估到禍患就在目前？

校長見佈置得妥當了，便像獅吼般喊了一聲，各人便衝鋒似的衝入房裏，見他倆正在互相偎倚着，便齊齊喝了幾聲。這可把他倆驚得失魂了，尤其是怯弱的她，牙齒顫着，身體抖着，在燈光之下看見，益發覺得可憐。

校長猶笑着向他倆：「你們做得好事，我校的名譽給你倆敗壞盡了！」接着又向各人說：「諸位是見證人啊……」

明天一早，鐘上的人早已傳遍這校裏有對男女教員在禮教之神的面前犯了一樁罪了。啊！他倆是一對禮教的叛徒，校長早把他倆辭退了。

他倆返省，他倆分離。唉！竟一離而不能復合了，就音訊也渺然了！

有人傳她是自殺，——因羞忿而自殺；但他究竟不信，因他在夢境裏還常常和她細訴着情緣……

抹了些罪痕

酷熱的天氣是最難受的了。

當午飯完後，我很悠閑地站在室前，拿柄葵扇來不竭地搖着。天階的幾盆百合，桂花……都給熱烈的太陽晒得呆呆地一動也不動，午風偶然拂過，它們的葉兒只顫動了幾顫。

不知從那裏飛來的幾隻蜜蜂，在標桂花上採蜜嘯。它們真忙啊，到了這株又到那株，輕輕地飛着，又嗡嗡地喊着；階前站着的我，立時感到一種悠婉的輕碎的天然音樂聲，身上所

感的熱氣也立時退了幾分。

小弟走來，活潑潑地唱着浪漫的歌，因我這時正瞧着那幾隻蜂兒採蜜，其他一切景物與情況都暫時擱在我思想之外，故小弟雖站在我身旁我還沒覺到。

我沈思。

「哥哥！一隻蝴蝶啊！一隻蝴蝶啊！……」我沈思突然給小弟弟的欣喜的狂喊聲所打破。我回頭望他，見他正指着停在百合花上那隻彩色的蝴蝶。

那蝴蝶真可愛啊！比平常的粉蝶大三四倍，前兩翅是全黑的，後兩翅呢，是淡綠粉紅和些不能形容的彩色。它翩翩地飛着，幾隻彩翅在太陽光下閃耀着光彩，我相信誰見了都要動一種夢的觀念吧？小弟見了扯着我懇求我把這隻彩蝶撲下。

「哥哥！拍喇！拍喇！它就飛去別處了！快些啊，快些啊！……」我早已愛這一隻彩蝶，更受弟弟懇切的催促，所以便拿起我搖開那柄葵扇子預備撲了它來賜給我可愛的弟弟。彩蝶啊！不知道死神快要降臨到自己，還栩栩地飛上又飛下。

當它停在百合花上時，我高舉了扇，輕輕地走上前去，正想向下一拍，怎知給太陽晒成的扇影繞到它身上時，它非常乖巧的把翅振了幾振，便又翩翩的飛起了！

小弟弟見我撲不下這隻彩蝶，便着急起來。那雙眼睛直望着它飛翔的姿勢，一種焦急並且希望的神氣，滿佈在他圓圓的小臉上。

「哦哦……哦哦……」小弟弟見彩蝶飛高欲去時他只喊了這兩聲。

「不要嘈！我總代你撲着這隻蝴蝶就是了。」我安慰着他。

真僥倖！這隻彩色的蝴蝶又飛下來了，又停在那棵百合花上了。這回我却不把扇拿高，只藏在背後，躡手躡足地走近去，慢慢把扇遞高就突然向下迅速一拍！果然，它給我拍暈了，暈倒在地下了。

小弟弟喜得狂呼着，忙喊他的姊姊來共看彩蝶。我把它拾得後而它在我手中掙扎時，我雖然覺得我的心兒跳了幾跳；但弟弟的欣喜聲，又使我很樂意的捉緊它。

撲這一隻彩蝶原是一件小小的事，但弟弟的暢悅的狂喊聲早驚動全家人了。

母親提議把這隻彩蝶夾在書本裏，歇兩三天等它死後纔拿出來。但這話却給我反對，因夾在書本裏便很容易會把它的肚子夾破，故我卒拿一眼細針把它的頭穿住，然後插在我房裏的牆掛着的那幅字畫上。

我因為有別種事故，不久便外出。但是我臨出門時，還再三叮囑小弟弟不要把釘着蝴蝶那管針拔去，在它還掙會扎蠕動之前。

在我返家的時候，這時已是深夜十二點鐘了。小弟弟早已沈沈睡去，就我也把日間撲蝶這事完全忘記。

夏夜躺在牀上總會感到異樣的不安甯；身上的汗，一陣陣發着；夏蟲的音，一陣陣叫着；小販的聲，一陣陣喊着；傳到我的心頭，我的靈魂溶化了，溶化得像海上飄浮的浪花一般了。突然我聽得室裏有種輕微的聲不竭地發出——得得……吱吱……——啊！那裏來的怪聲呢？我心中兀自狐疑着，我豎高了頭，側了耳朵來細聽，覺得怪聲就在我牀前，我微微有些恐怖。

本而我坐起來，在黯黃而微弱的電燈光下細細地看發聲的地方。喇！給我尋着了！那些怪聲原是我今天拍得那彩蝶所發的呢。它大概給針兒釘得太痛了，振起兩隻翅不竭地撲着，觸在字畫上便發出——得得……吱吱……——的怪聲了。它原以為掙扎便可以脫去縛束的痛苦，怎知針兒緊緊地刺着，痛苦終是要受的喇！它有時撲得倦了，便停了雙翅不再拍了。只有兩根鬚兒還微微的顫動！

我不忍再看了，自己深深懺悔：「唉我已是犯了這一次重大的罪惡了。我的性格比 *sisiteru* 和 *Foris do* 還要殘酷，比屠殺我們徒手的民衆的野獸式的英兵還要狠毒見了這美麗的彩蝶，爲什麼要撲它來收拾它的生命？既撲它了，就讓它爽快快的死了吧，又要拿針來刺着它，等它在臨死之前還要受這劇烈的苦楚？噫！我是罪人了……」

但同時我也懷疑：「我相信我那顆心還會熱熱地躍動，還有般紅的鮮血流得出來。爲什麼那蝶兒在我掌中掙扎的時候，我還有拿管針來刺它的頭兒的勇氣呢？真殘酷……」

我越想越自懼並且自愧起來，覺得蝶兒掙扎的顫聲，就是我的罪惡的哀鳴了。我立刻

起來把這蝶兒放脫。

在我拔去刺着彩蝶的針之後，它是負了創了，只伏在案頭來蠕蠕的顫動，顫動，顫動！好一會，它的翅能振動了，我很小心地雙手捧着它到窗前。夜風一陣陣吹來，我雖然感覺到一些微冷，但不肯也離開這隻負創的蝶兒。

再過了一會，這蝶兒竟能飛高了，飛出窗外了。雖然是遲慢一點，沒有來時那種翩翩的潑潑的姿態。我注視它——注視它一直到在迷濛的黑夜中隱去為止。

我現在覺得很愉快，因我已經抹去一些罪惡的痕跡。

命運

的確，老王這生，可說是完全受命運所支配。他現在雖然是六十幾歲，而他的惡境與苦况，竟使他陷入龍鍾的老態。他不怨天，更不恨人，只深深地詛咒命運——惡劣的命運。哦哦！詛咒啊！原是最下層的無反抗力者的最終手段！

他在儘可懂得人性的時候，已知道自己的命運是墮入永不可超拔的深淵去了。眼着別的孩子常常倚着媽媽來撒嬌喊餓，和得父親的憐愛；而回看自己呢，那可愛的雙親已在四歲時拋了他而去，真摯的超常的慈愛，這生再也不會光臨到他了。

時常在他的思想界上會想想，想：「人家父母爲什麼會存在，而我父母怎偏會雙雙死去？」他思想每每得不到終結。最後，他只能深深地嘆一口氣：「唉！誰叫我的命運惡劣呢！」

他是住在一位遠房的阿叔家裏。阿叔的妻是死了，照阿叔的意思，是想享享孤寡的生活；但不上半年，已經有點捱不住，更兼爲族人的議論和要求起見，只好依着「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老遺訓討了一位「填房」。（註）回來。這便是他——阿王——的細嬌了。

（註）凡原妻死後，再討第二個老婆，我粵人便叫她做「填房」。

阿叔以種菜爲業，和人租了一大畝荒地來種各樣的蔬菜。每天的早晨，他便跟着叔父出菜園工作了。叢叢的草，是要他拔的；堅硬的泥土，是要他鋤的；蔬菜是要他担水來灌的；……不錯，園裏的一切工作，他担任一大半了。這不特得不到他叔父的憐憫與贊賞，並時時受

叔父的責罵，甚而至於鞭打。這些他不敢反抗，也不敢怨恨，他心裏只在嘆：「唉！誰叫我的命運惡劣呢？」

在菜園裏他固然要不停地工作，但返到叔父的家裏工作又那有停止的機會？他要代細嬌買菜，要代細嬌洗衣裳，……要代細嬌做一切的瑣務。

這天，將近晚了，黑雲一塊塊地飛上，接着滂沱的大雨便下了。街上的泥，給雨水濕透，每當人們經過的腳的重心點壓下去時，鬆軟的泥便會綿延不絕地起了很多深深的腳印。這時，細嬌叫他拿隻小碗去隣街買醬油。他拿頂破爛到幾乎一片片掉下來的帽兒戴着，赤了腳，持着小碗出門。

暴風吹着雨花，陣陣向他身上撲，他戰戰兢兢地一步步踟躕踏着，卒而把醬油買到，他更加謹慎地撐着回家。

當他經過像一條小瀑布般的簷頭水倒下來的前屋的時候，他戴着的破帽經不起這樣的重量，簌簌地響了幾聲，簷水已穿過帽兒而落下他所捧的醬油上面去。他側着身子急

急地快行幾步，想避過這些簷水；怎知他一側身，雙腳踐着溝泥，便向後仆倒了。

真不幸，在他跌倒時，碗兒早從他手裏飛去，擱在街石上，碎得像他菜園的粉蝶一般了。他看着，立刻忘了身上沾得的泥污和所受的痛苦，連忙爬起來拾回碎片，然而，碎片又有什麼用？

歸途中，恐懼滿佔他的心頭；雖然打碎的是一隻小小的瓷碗，但他早料到會受細孀的責罵，因而脚步是比較遲慢了。他願這條巷是漫漫的行不盡的長途；他又願自己變做小鳥，立刻離開那個將要罵他的細孀；他又願……他又願……

他慢着步低着頭的走回家裏，見叔父正在廳上拿枝長煙管吸着；細孀一見到他手中拿着幾片碎瓷時，失望的悲哀深深把她籠罩。倘若叔父不在家或不在側時，她一定會向他頭上來洩忿；下一些懲戒；但，現今，現今啊，叔父正眼睜睜地在旁呢！她爲表示賢淑與大量起見，一聲也不做，除了向他狠狠地釘兩眼之外……

出乎他意料外，細孀竟有這樣沈默的表示，這使他一壁欣幸，一壁慚怍，欣幸啊，是避免

細嬌這番惡罵，慚怍啊，是自己打爛了一隻小瓷碗！

當他幫助細嬌弄晚餐的時候，他的蹇運可來了：他拿刀切菜，細嬌很迅速地把菜搶回；他打水淘米，細嬌喝着不要他做……他很狐疑她這樣異常的舉動，但又恐懼她這種舉動含有無限的惡意。這時，他下手來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他徬徨了，像跛途上的羔羊般徬徨，像荒島絕食時般徬徨！

他看見柴火跌在地上，便想把它拾起來。細嬌突然走近他身旁，卜卜地兩聲便將他的頭打了兩下。罵他：「你這無父無母的賤種鬼！」他不敢出聲，把頭垂到胸際，這種舉動是表示他認錯而屈服的神氣，並且同時可以避去細嬌的兇惡的目光。

平常，他到了牀上，倒頭一輪，那睡鄉的司神便很快地來引他去遊玩，但是，今夜——只是今夜，比平常特別地不同，狹小而有種難以形容得出的臭味的房間，那舊而爛的牀靠壁擺着；他每一轉側或搖動，那牀便會噫噫地響了。今夜沒有月亮，黑暗更籠罩這小房。他呢，他呢，——他只睜着眼來望帳兒給風飄盪而起的模糊的皺皺波紋，他覺得心坎裏總蘊着一

縷不快之感，細想這次的責打自己確含有一些殘酷性。後來還是嘆着「唉！誰叫我的命運惡劣呢！」

有一次，他担水來灌菜已疲倦到難以說得出來。是的，疲倦儘疲倦吧，他從不敢因疲倦而停止了工作；但他這時疲倦已達到焦點而陷入昏迷的狀態，竟忘記把一行綠瓜灌溉。到午間，太陽一出，萬物都在他尖威之下，可憐那些絲瓜竟因沒人灌溉而竟至枯萎殘死了。啊！他的惡運也來了！

太陽收功，叔父照例的巡視菜園一週。當他發現那些綠瓜枯死的時候，他心像刀割般痛了！再觀察它們枯死的原因，是沒有水灌溉所至，他怒氣有發洩的對象了，便立刻把每晨担任灌溉的姪兒喚來。

叔父一見到了他，便拿一把鋤柄向他的腿上橫掃，口裏同時罵着：「我要將你雙狗腿打折……連水也忘記担來灌菜，竟生生的把我的綠瓜枯死了。」

他眼淚直淌着，腿上的痛苦，陣陣傳上心頭，他不敢回家了，回家既忍受叔父的再責打，

又恐受細嬌狠毒的詈罵。夜深了，菜園裏的瓜棚豆架在黑暗裏像伏着的怪獸，西瓜實與菜葉就像是他倆的爪牙；這樣，菜園愈顯出曠闊了。在這沈寂中，隱約有些弱少與不平的聲跟風飄盪：「唉！誰叫我的命運惡劣呢？……唉！誰叫我的命運惡劣呢？……」

在他十七歲那年，不幸叔父死了。細嬌呢，年青的細嬌改嫁了。他這時更如空中的飛絮，飄着，飄着，這世界雖大，但他容身的地方在那裏呢？最後，他竟每月得三塊錢的代價幫人家種菜掘泥了。烈日當空，他要赤着身體來工作，就是落雨打風，他也何嘗不是如此？他的身體恍惚是一架無生命的機械運用不停嘛！

每當人問他：「阿王！花啊，有謝有開，月啊，有缺有圓，怎麼你的工作整年沒有停歇的呢？」他聽了，呆呆的不說一句話，大概他的心靈受了絕大的刺激了吧？他呆了好一會，纔很悲哀的問答：「唉！誰叫我的命運惡劣呢？」

雖然他做了將近二十年的人，但什麼是快樂，什麼是悲哀，他從來不了解。他的心像一池清水，平時固保持它的靜態，就雖然有狂風吹來，也激不起有什麼波瀾。他相信命運確有

操縱人生的威權，他不敢存有奢望，因他以爲命運早已註定自己這生要做一個園丁。

這樣的生活，他又過了六七年。

他這時將近三十歲了。的確，他是自幼而少，由少而壯了。啊！性慾原是人類的一種應有的本能，他啊，三十歲的他，可憐從未嘗過愛的滋味。他常見些女人的乳頭在衣內隆凸的一種形態，和豐厚的臀部每一行動時那種盪人魂魄的姿勢，他看着，看着，停了工作來看看，他的心突突地在跳躍，跳躍，跳躍，竟跳躍到想爆炸開他的胸膛而出來了！他的臉一陣陣地熱燙發燒，週身感着異樣的不安甯。

他時時又在想：「啊！嫩白而柔美的肉，——嫩白而柔美的女人的肉啊！一定含有一種令人一接觸便起沈醉的神祕的能力。我不敢具有擁抱女人的奢望，我只想將我粗獷的指尖向一位女人的嫩白的肉上摸一摸。哦！哦！只一摸，只微微地一摸，便把我的生命完全犧牲了也願意！但是……唉！誰叫我的命運惡劣呢！」

曾經有一次，他看見一位女人從菜園前經過。哦！她的眼睛啊！眼睛，眼睛，眼睛！是這樣

的晶瑩，是這樣的柔潤，是這樣的黑媚！哦，眼睛啊！她的緋紅的脣，她的濃黑的眉，她的鮮紅的脣，她的嫵媚的笑，她的嫩潔的手，她的……她的一切，都具有充分的藝術的美。哦哦！她是天上的瑪麗亞啊！

他這時突然地引起性慾的衝動，他想像荒山裏的餓獅一般的兇猛撲去這女人的身上；更像瘋狂般向她的眼睛，脣，臉，笑渦，紅脣，……來整千整萬的狂摸着，狂吻着。啾啾！他的脚步移動了，移動了！危險啊，在這一剎那間！

僥倖那女人回頭向他表示惡意地一望。哦哦！這一望，具有無限的神力，竟把他的脚步止住了。他遲疑着，遲疑着，女人已去得遠遠，遠到不能再見他的心兒還在忐忑，臉兒還在發燒，也跟着暗嘆一聲：「唉！誰叫我的命運惡劣呢？」

以後，他每見着女人，便特別地注意，但也往往會發一回癡，和一回妄想。末後，他誓要把每月以血汗換來的三塊錢來存儲，——存儲起來娶一位女人做妻。

三年後，他的目的達了。用五十塊錢換來一位隣街侍女。她今年纔十七歲，和他的年齡相較，自然差得很遠；但他愛她嬌小玲瓏，他因娶她而停了兩日工作，這是很少遇見的。

她漸漸地處不慣這樣的家庭了。她厭他的年紀太大；她厭他的面貌醜惡；她恨他不爲她自己買高跟鞋；她又恨他不會體貼自己；她恨他……她又恨他……她差不多像一個枷，緊緊地套在他頸上。他的眉頭常常縐着：「噯！他人妻得到的是快樂；而我妻妻却得到痛苦與煩惱。這是什麼原故呢？」一會，他又突然地醒悟：「唉！誰叫我的命運惡劣呢？」

不上半年，虛榮的她果真捱不住貧苦而逃走了。這使他極端的懷喪與忿怒；但同時又有些欣悅，欣悅此後再也不會聽到她的埋怨聲與輕了幾重担負。人家問他：「阿王！你的妻怎麼竟逃走了呢？」他把頭搖了幾搖，晶瑩的淚珠在他的眼眶裏閃潤：「唉！誰叫我的命運惡劣呢？」

如今他的思想大爲變遷了：「女人啊，只是一隻有生命的怪物！黑黑的眼睛，是多麼醜怪！白白的肌膚，是多麼難看！啾啾！女人一切都是醜怪！一切都是難看！」每逢他遇着女人的

時候，他再也不會發癡念了，一定惡狠狠地睜她們幾眼。

他做菜園的園丁到六十多歲，他的精神是像雨後的殘荷一般的憔悴；眉間豎立許多繃紋，這是他屈服在命運惡魔勢力之下的表現；兩頰低低地垂着，額額和鬢臉受太陽的光威和風雨的摧殘，變成紫黑色了！

沉沉睡着的，——是他一切的希望；
深深埋葬的，——是他各種的慾求。
唉！命運！命運！竟斷送了老王——！

華榻的歸魂

淡淡的皎月，點點的疏星，颯颯的秋風，悲吹着，蕭蕭的梧桐，淒響着。我孤單一人，在顆梧桐樹下來躑躅，領嘗秋夜的涼風的滋味。在沈默的空氣裏，時時可以聽得到我踐踏梧桐落

下的葉的微碎聲。

暮地裏，我的心潮一起，便立刻使我追憶到亡了兩年的我最愛的三妹華欄了。可憐的欄妹呀！你在這秋夜裏來獨居荒郊野地，你也不畏懼而懷悻麼？

悲風吹着院中池裏的靜水，擊成了起伏而沒規則的波紋；躲在池裏的秋月，也給波蕩成幾百條的刺目的閃光而溶化在水裏。我追思欄妹的心，也格外的急切。忽地在這閃光之中，恍惚地華欄的魂竟歸來了。

欄妹披着一件長長的白紗衣，赤了腳，美髮蓬鬆地散着，由池邊現露出來。我突然地見了，幾疑是天上的 *White Winged Messenger*；但細細一望，哦！原來是我的華欄妹妹呵。我一見着，喜得來狂呼起來，跳躍的上前去想和她接近，怎知她微微一笑，白衣一閃，已走過池那一邊了。

「欄妹！你也還記得有我這個大哥哥麼？今夜我伶仃一人在澄明的月下來散步，你是來陪伴我麼？歡迎啊，歡迎……」我說着，便追過池那邊去。

「晴！懶妹見我到來，又拔腳走了。她走，我追！我追得快，她走得更快。末後，她竟走到大池的中心，向我微笑。唉！懶妹的飄縹的魂，自然可以毫不經意地走到池中踏着池水；但叫負有肉質軀殼的我，怎能走到池上去追她呢？」

我於是開始痛哭了：

「呀，懶妹！你果真是拋却了我麼？我怕未必吧？你做我的胞妹已有十三年了。往日讀書是同桌，遊戲是攜依，爲何我在今夜裏哭你而你不理，叫你而你不應，只有默默地向我微笑？唉！長眠在黃土堆下的妹妹啊！你安眠在你的和平的搖籃裏，或者覺得快樂纔向我發暢悅的微笑；但你知道你的孤單的哥哥還在這佈滿惡魔的世界而感着深刻的痛苦麼？唉！我的三妹啊！你正「遨遊仙境」而我正「陷下地獄」；相去是多麼的遠！懶妹！這腥臭的人間，不是我安身之所了，請你快快的來引帶我到你的「樂園」吧！……」

我站在池邊來儘哭，那流不盡的哀淚，一顆顆的滾下池裏，把池水擊成幾個大圈。

淡白的月光，照在立着池中的懶妹的魂的白紗衣上，已經隱隱欲化了；更兼一陣瑟瑟

的秋風吹來，淡白的衣裳，在淡白的月下來輝映，竟吹至溶合爲一而欲無了！

我又重復地流淚：「唉！懶妹！這真令我充分的懷疑，你到底死了呢，還尙生存在着我看見幾個竹工抬個女子入棺，這女子不是別人，是你遺下的屍體了。我送上山頭，親瞧下葬的也是你了。此後，誰能解我蘊在心坎裏的悲哀？有誰能慰我的慘痛……？」

懶妹見我下淚，她也點然不語，只有秋夜涼風吹她的白衣盪動。

「唉！懶妹！當我苦憶到你極點的時候，我只在夜深人靜之時拿起你的遺照對着來痛哭。哭倦了，我同時也睡着了。等到午夢初回，我又重新哭過……」

一陣悲烈的秋風起了，淡月從烏雲裏擠出來。我親愛的懶妹的魂也同時不見了，只有我呆對着池中的涼月來下淚。

母病之夜

不幸的母親，又觸着病的巖石之上了。

父親看護母親已有三夜不睡了。他長長的臉，已給疲倦與困勞圍罩着；今夜他大概果真抵擋不住，纔向我說道：「珠！今夜我要略略地休息了，你去看着媽媽吧！且明天是星期假……」

我——我原是兒子，母親病了，原應該親奉湯藥；並且得父親懇切的吩咐，我又怎能避免這看護之責，在今夜裏？

圓月皎皎，明星燦燦，寒風淒淒，萬籟寂寂，這是我開始作看護病的母親的時候了。

在這斗室中，鐵牀的位置佔了一半；牀前擺着張貴妃椅，上面給些藥杯痰盂……的東西佔滿了。房的左邊，有張酸枝的長書桌，更放些電燈，筆墨……我，就坐在桌旁了。

我又怕半夜打盹睡，特地煎了一壺提神醒腦的濃茶來一杯杯斟着喝。啊！苦啊，這些濃茶，難道這就是人生的滋味麼？我可嘗着了！

濃茶飲後，我精神真是興暢。

寂寂中，母親微咳了兩聲，我連忙走近牀前，輕輕地問：「媽媽！要吐痰嗎？」母親在慘綠

的燈光下把頭微點一點，我立刻拿痰盂給她吐了。

「你現今覺得怎樣呢，媽媽？」

「稍好一些，但骨兒痛得真利害！」

「我上牀來和你拍拍好嗎？」

「好……不過你還歇息歇息吧！」

「不，只要你快些痊愈，我就不歇息幾夜也不妨。」

我上牀了。帳裏的空氣，雖然比帳外溫暖；但是啊，母親所搽的松節油的氣味，又令我起一種不安的神態。

被兒緊緊地裹着母親，我便從被上和地拍骨，兩手一上一下地用力捶着，叮咚！叮咚！鐵牀和那根鈎插着，也會發出一種共鳴的聲音，不過一種來得重濁，一種來得輕清吧。

不知不覺地，我竟拍得母親像舞獅般節調：「叮咚！……叮咚！……叮叮叮叮叮叮……叮咚！叮咚！……叮咚！……」嗚，嗚！多麼的好弄，在深夜的母病的房中，竟有舞獅般的樂器。

「……叮咚！……叮咚！……」

「珠！拍得正經些，還是小孩子的脾氣……」母親有些微怒。

啊啊！若不是母親提醒我，我幾乎忘了今夜我所處的地位。母親病了，兒子拍骨拍得像舞獅般節調這真是小孩脾氣！但是，我又嘗不是一個十七歲的小孩呢！

我咚咚地拍得像舞獅般的節調再也聽不見了。母親沈沈地睡去，我手臂實在有些倦了，也便悄悄地下牀。

當我俯首穿鞋時，淡微的電燈光把我的單孤的影兒斜斜地映在壁上；我把頭抬高見着這樣的一個影，我真想驚呼了。後來定睛細看，纔微微地一笑。

噢！誰說我失戀啊？還有影兒戀着我咧！誰說我單孤啊？還有影兒伴着我咧！喂！影兒！我深深地感受你，你纔是我的真知心，你纔是我永久的同伴！

寒風一陣陣地吹來，我的手兒冰凍，順手拿桌上的一本書來翻閱，不覺地便讀到那首短詩 The Thermanit 上去了。我一句句的慢讀，覺有無窮的深意，尤其是這幾句——

Then, Pilgrim, Turn, Ths Care Forego,
All Earth Born Care Are Wrong;

Van Wants But Little Here Below,

Nor Wants That Little Long.

喂！朋友！人們一切的俗事，又有多少合乎正軌的呢？

具有猛力的寒風，把房門撼了幾撼，我微弱的心靈，又起了層層的恐怖。但是母親說要喝茶了，我把杯兒斟滿給她。當我把着她的頭來等她喝茶時，覺得她額上的熱度，竟和那些滾茶差不多。母親只微微地呷一口，便又縮下了。

「你不服倦麼？」母親細聲地問我。

「喝了濃茶還可以捱得！」我答後，母親又寂然不語了。

在屋脊上有兩頭花貓叫呼着：「嗚——嗚——」它倆的聲浪，喊得遙遠而淒清，令在母病之夜獨守的我，不禁毛骨悚然了。一會，貓聲由近而遠，由遠而查了，我的恐怖纔漸漸平

我的疲倦起了，這時門外正咚咚地敲了四更。

更夫！這些咚咚的更鼓聲，不是你靈魂的喚音麼？我可憐你，敬愛你，但同時也厭恨你呢！我青春的年華，却從你的咚咚……的更鼓聲中渡過你的職責雖是報更，但是一壁也警告酣夢的人們道：『可笑啊，愚蠢的人們！我這鼓多敲一聲，你的生命之火也早熄滅一刻了！你們怎麼還不知道，尙呼呼地熟睡呢？』喂！更夫的竹柝一聲聲地敲，竟敲開我的心扉，引帶出我潛隱着的悲哀來了。

朋友！請你不要對我發出一種譏諷的笑容！我知道你們有愛妹和愛人，幸福途上有光明的燈引導着你，快樂之花等着你去採擷；不過請你們不要對着我來驕傲啊！我的愛妹華帽，原是亡了！我的愛人穎，原是失了！前途盡是黑漆漆的要摸索着來行。快樂，你們儘快樂吧！嘲笑，你們儘嘲笑吧！驕傲，你們儘驕傲吧！但是，我要忠告你們一句：就是留心人生道上的荊棘刺着你，提防幸福途上的陷阱跌下你，和預備快樂之舟遭了狂風嘯！

睡魔來侵襲了。我隨意翻開一本詩集瞧——

有許多淚是向外流的，——是快淚；

有許多淚是向裏流的，——是痛淚；

快淚，

人生能得幾回流？

痛淚，

人生禁得幾回流？

——劉大白「舊夢」

我深深地被這首詩感動了。唉！當我孤眠時午夢初回的淚，是快淚呢，還是痛淚？是向外流呢，還是向裏流？我想着，憶着，微綠的燈光，轉淡白了。清楚的字句，變模糊了。哦！我的淚又下了！

母親又醒了，我也上牀再和她拍骨了。母親說：「才纔出了一身大汗，精神似乎好些。」

母親又說：「你如果疲倦的時候，可以在牀裏邊來睡。」母親又說：「許多人和我拍背，你拍得我最舒服。」母親又說：「不想再睡了，只想和人家談話……」

母親和我談了很多家庭瑣事。終于我在母親牀上嗅不得松節油的氣味，又走下牀來。更夫咚咚地又敲五更了。我又拿起 *The Hornet* 來讀到那幾句上——

愛情是一種空聲，

時髦女子的弄品吧！

凡間是看不見的，只有

在鴛鴦巢裏纔能覺得溫暖的愛情。

我讀着，讀着，一縷蒼茫之感，却湧現心頭。睡魔更步步迫來，我感覺得益發寒冷了。

隔壁的祖母，却開始傳出些：「啾——啾——啾——」的喘聲，八十歲的祖母，每到夜裏的五更後，一定要氣喘一回。我聽見她的啾聲，更感到絕大的不安，噫！祖母啊！年老的祖母啊！你太辛苦了。

我經母親幾次的催促，竟上牀躺下。我原意不過是想養養神；但是眼睛一瞓，睡神却不由分說來拖了，我便沈沈地睡去。

隔隣的雄鷄的啼聲，把我從夢中驚醒；揉揉眼睛，見母親還好好地睡着，我心纔安了些。隔隣雄鷄的啼竟引起遠近的雄鷄都相應了。「喔喔」的聲，渾壯而遼濶。唉！雄鷄！你倆的啼聲只能驚醒我，你也太無能了！我願你們齊齊的啼着，把睡了十多年的睡獅喚起，更把我國沈沈酣睡的大好男兒都喚醒起來！

天色微微地明了，窗外也有些灰澹的光線透入來了。從遠遠的軍營裏，欲斷欲續地送來一縷喇叭聲：「吶……吶……」遼清而雄壯！有時「吶——」的一聲，由嚮而低，由低而沈，沈到難以復聽聞時，接着又「吶——」的一聲復由沈而低，由低而嚮了。啊！這隱號晨吹，真具有一種神祕的詩意。

父親起來了，我的職責也完了吧？

珠，你可去睡了，昨夜母親怎樣？

「她出了身大汗，說頭兒輕些呢！」

「你昨夜有打盹麼？」父親這樣問着。

我只微微地笑着不答。

雨夜的歸途

煩惱而虛偽的禮節，敢怕又要光臨到我吧？

他和一個處在買賣式婚姻下的女子，在後天要實行結合了，——強迫的結合了。他是我在中學時四年的同學，當他送請帖來的一天，我委實費了許久的躊躇。去賀他呢，還是不去？在我客觀的眼光來看，這種處在專制壓之下的婚姻有什麼值得賀的地方，並且我還有一種別人所無的奇怪的脾氣，當燈紅酒綠笑語喧天的時光，善於逢迎的人們都無意識地快樂和嘈鬧，但我這時總覺有一縷無名的悲哀湧上心頭。蟄伏一隅，默然無語，甚而至於流淚。——嗚呼！迷信的人家正要討吉利的時候，而我却要流淚，這真可給主人背地裏詛咒了。若

不去吧？像遊戲般的人們視為重的禮節，是不能不闔了眼睛去酬酢一回的。去呢，還是不去，我再三的躊躇。

可憐的他竟來懇切地請我，——請我於他實行開始走入愁苦之境的這一天，最緊去對他慰唁——道賀。

「……華漢……你是知我以前的在愛河裏討生活的歷史的人。這天若不光臨我家，這真沒有和我共表同情的憐憫的人了！……」他這句令人聽了鼻酸的話，終於打動我的起初想不去的心弦，便毅然地允許他。

這天正是他的佳期（？）了。我一踏進他的屋裏，便覺得世利的來向他父親道喜的人們，已經黑壓壓地擠滿了堂上。

「客到！」穿了藍布長衫的像老鼠般攢動的堂倌，見我踏進門時，急忙地向擺在門客廳中的奏樂的人們這樣喊了一聲。

「……嘩嘩……啲啲……咚咚……磅磅……」一陣叫做歡迎人客的嘈吵的樂聲，

使我神經中登時起了紛亂。堂倌把我領到客廳中——坐滿了賀客的客廳中，接着有位穿了長衣馬褂的鼻架了玳瑁眼鏡的胖子——大概世俗叫做支客的人——見我進來，便立起身招呼：廳中各賀客見我是一個青年——十七歲的青年，都像瞧我不起的，只把身子略抬了一抬。我也只好向他們把頭略點一點。大家都是「略」吧！

我和這胖子談了幾句近似寒暄的話後，大家終難想出別樣話來了。只默然相對。

他穿着簇新的衫，胸前懸了一個花紅綢結成的大紅球，從外面走入客廳來。見着我，他的臉上立時給一種喜悅而憂愁與抱歉的彩色籠罩；羣衆的賀客，一見了他進來，都齊請嚷着：「新郎哥呀！……新郎哥呀！……」他不做聲，只報賀客們以一苦笑。

他走近來我身旁，我便立起來向他行了三鞠躬禮。算是道賀，也算得是弔慰。他苦着臉把我的衫領輕輕一拉，說道：「請來這裏談談衷曲！」我跟着他走入客廳旁的內室，他繼續着說：「喂！對不住的很！我今天是變了是機械式的物質——傀儡。失去了自己的能力，任人家擺佈。我明知請你來這裏是寂寞，但等你也好瞧我這種哀淒的慘象而和我起些共鳴……」

今天的叫做賓客有這樣多，你是我的知友，我明知招呼不妥，但知友不會責怪吧……」

「這些事不要緊。但……新娘可美麗麼？」我帶着滑稽的口氣問他。

「喂！你不要來打趣我吧！須知愛情是神聖，斷斷不是以貌的好醜來定愛情的濃厚。現在就打算她賽過安琪兒，也不能引起我對她的情愛，何況……」他沒說完這幾句話，面色已經灰白了。

「你爲什麼要這樣情景呢，當在你舉行終身大事之一的時候？」我明知他和以往的另一個她的歷史，還向他問。

「你問我爲什麼要這樣麼？唉！譬如你現今有一塊最寶貴的碧玉，日夕把弄不釋，當它是你的第二生命。突然，迅速的突然，有一個惡人把你心愛的碧玉搶奪了去，却給你一塊石頭作抵償。你却願意麼？能不痛心麼……唉！我又何嘗不是如此！這惡人啊，就是中國的萬惡的禮教！」他悲憤的說着，眼圈却紅紅的想下淚了。

「不錯！」我激昂應聲答他：「萬惡禮教！殘酷禮教！我們青年男女應該向他施行總攻

擊的禮教！禮教一日存在，我們便一日在它壓迫的範圍，永受它牢牢的縛束。我們應該聯合奮力的向他反攻，務使它消滅與永久的沈淪，使我們有重見光明回復自由之一日……」他的悲泪流下來了，我不敢再往下說。

一陣迎客的音樂聲傳來，他說聲對不住，就捨我而去招呼賀客了。我也跟着出客廳，那胖子正和別一個賀客高談着。

那些帶着政客與執袴臭味的中年賀客，都對我現露一種深沈而又猾獪的態度，彷彿似調笑我這年青的賀客。

廳中懸着的大光燈已經是亮了。

「際！現在的賀客還有一半未來，離開席的時間還很遠很遠，我們不如又幾圈麻雀來消遣消遣吧，好過在這裏呆坐！」一個裝飾很時髦的賀客提議，一唱百和，個個都「好好」的喊着來贊成。

堂倌們急急地擺抬。

一棧麻雀開始，於是兩檯，三檯……和推牌九，擲狀元籌，打鷄（賭博名）……等等的賭博把客廳和自修室改的小客廳都擠滿了。這屋變作賭場，而賀客變做賭徒了。就是不下場的，也站在旁邊來觀戰。我呢，起初也有人叫我加入，但我推却了。

這整日的賀客，只有我獨坐在一張靠窗而距離賭桌最遠的椅上。我想，我在這幾小時內，是斷不能走了。但以賀客而作賭徒的狂呼低喊聲，和門外歡迎客來的音樂聲，一陣高又一陣低的嘈吵，紛亂的情懷與意緒，不竭地來襲擊我的身心。我開始有點迷惑了。

「……噫！我起先還是不來的好。如今來了，却要做無聊者，要坐這無形的囚牢……唉！難道這許多賀客中，也都是視賭如命甘作牧豬奴的麼？就是這些不下場的，難道也無別樣可消遣，一定要站在旁邊來瞧的麼……唔！或者賭的裏面有很多深樂與興趣，我這見識少而閱歷淺的青年不能領略到吧？倒不如去瞧瞧其中究竟有沒有興味，還勝過在這裏無聊地枯坐……」

這單寂而沈思的我，一有這種感動，脚步便不然而然地站起了，一步一步的移近賭桌

旁——一檯牌九的賭桌旁，未到以前，已經有一陣從衆賭徒們身上散發出來的汗的臭味，幾乎令我作嘔；但我好奇——究竟賭有什麼樂趣——的蓬蓬勃勃的心，把一切暫時所受的痛苦忍着，將手巾掩着鼻，從口裏呼吸盡力的擠入人叢。

這張小小的檯上，都堆滿了紙幣與銀毫，一注一注的像長蛇一般的擺着。那做莊家的是一個頰上佈滿鬍子的中年男子。各賭徒都拿錢落定了，他便將兩個天九牌擺在檯心，然後把拿在手心的骰子不住地搓，搓，搓，搓，末後，纔把骰子在牌上得的一擲，口裏狂呼：「殺！……殺！……殺！……」同時那些買者都把手掩着鼻來嚷：「臭到唔埋得鼻！……臭到唔埋得鼻！……」骰子在桌上祿祿的轉着，發出微顫的聲，好像把賭徒的心房的跳躍表示出來。骰子定了，莊家便按着點數來分派牌了。

那時各個的賭徒，都具有一種希望的心理。大家都悄悄地不做聲，只將牌放在手上，把拇指慢慢而用力的摸着——大概是摸它多少點——臉上露出希冀而帶上恐怖的神氣，臉上一顆顆汗珠滴下，也不暇用手去拭抹。

突然有位執袴式的青年，把兩隻天九牌向檯上很很地盡力一拍，狂喊：「……對子！對子！……一對梅花！……哈哈！……」接着別個也「三點」「五點」的喊着，莊家這時也把自己牌的牌反出來了，原來是「七點」。他便把拿着三點五點的賭徒的錢，盡數撥在自己旁邊。再瞧那個拿梅花對子的執袴青年的面前，港紙一疊疊的擺着，拿來一數，是八十多塊錢，於是他有點懊喪了！除把方纔贏來的錢盡數賠了外，還要他補幾塊錢。——呼聲於是又起了：喜歡的，懊喪的，怨恨的，悔錯的，……轟然雷動，和隔不數步的賭桌所起的呼聲相應。

「哦！這就是賭博的興味：放開眉頭，睜着雙眼，張大了口的賭徒，一陣陣水蒸氣與汗臭瀰漫着的人叢中，時發像鬼般的怪喊。這是賭的樂趣嗎？可惜我是無知的青年，不能領略得到人們沈醉其中的賭的興味……吧！賀客變相的賭徒啊！消遣的方法很多，你們又何必一定要在那裏虛偽的互以自誤的手段來作做豬奴戲呢……」我明白了，澈底的明白了，再不能在滿佈汗臭味的賀客裏擠迫了。於是奮力的衝出來。

我重複地回到方纔我離開它而去尋賭的樂味的椅上，手盪着腮來沈思一切。

街上二更過了，但賀客還沒齊，不能開席。

我有些疲倦了，索性閉了眼睛來避免賭徒的怪狀映入我的眼簾。——「你聽，四檯麻雀和三檯雜賭的各賭徒的怪聲，大光燈聲……就是這樣，便可以使人焦躁而煩悶。閉了眼睛，更可以聽得清楚。噫！不如放開吧！炫人眼睛的燈光射在那些喜帳的金色字上，却幻成一度一度的閃光，賭徒的黑頭蠕蠕的攢動……這許多外來的紛亂的形聲，却不能引起我的感應，只覺得一種寂寞的悲哀，在心頭蕩動。

淅瀝的雨聲突然起了，我更加感着不快了。

「我今夜怎樣回家呢？」

我雖恨這雨不應落，但一面起雨的淒聲可以慰我這個做賀客的無聊者，和稍解我感受人生的寂寞的煩悶。雨花洒在玻璃窗上，發生一種渺少而淒清的聲調，屋上和街外的雨聲，也分外明晰。我靜坐一隅，來細細地數雨點，而解我寂寞的雨，從屋脊會集像一條小瀑布般傾舍下來。——「唉！『瀑布』兩字，便引起我模糊已往的迴思：

我這時只八歲的幼少時光吧？父親在一個晴明的春日竟帶我倆去遊鼎湖山了。一切的情景，我都記不清楚，只這山上掛倒下來的瀑布，像一塊鏡面般光滑與明淨，濺在巉巖不整的怪石上，水花便成一層薄霧的飛散開來。我却在山前的草地上和弟妹們不住的跳躍，歡舞，這些情景，還模糊地印在我腦海。

我一迴想到這種自然的美景立刻重復地再闔了眼睛，避去我所不願瞧的一切的象徵物。——醜態萬出的賭徒，炫眼的大光燈，血紅的喜帳……——我登時覺到簷前倒下的雨水，就是鼎湖山上的瀑布，好像我恍惚的在瀑布旁的草地和弟妹們跑來跑去。

廳中一切雜擾的形狀，——千奇萬怪的形狀，這時都瞧不見了，所見的都是我闔眼後迴想所得的鼎湖山中一切天然美麗的佳景。

廳中一切貫耳的聲音，——紛亂不和的聲音，這時都聽不到了，所聽的都是我闔眼後追憶所得的鼎湖山中的瀑布濺下來的美聲。

突然一陣賭徒的怪呼聲，把我的沈思驚破。

我不明白，終不明白，每當人們喜悅快樂的時光，我總覺是悲哀與煩悶。在作賀客而要嘗這蕭條、淒楚、幽謐、哀寂的雨衣之寂寞，於是我想起他和她以前的歷史，由淺而深，由淡而濃；我們——朋友——相猜也多數說有「月圓」的希望。怎知忽地禮教惡魔走來，橫加阻力，他的父母更助紂為弱的盡力地壓迫終而使他們分離拆散，另和別個不相識的女子來過共同生活。啊啊！我迴想起他，便覺有無數的酸素的原質在我眼眶裏活動起來。潤濕了，——開始有些潤濕了，在我的眼中！

「……「愛」是「慘」的背景，「樂」是「悲」的反象。人生！人生！總不過如是罷了。」我發這些感想時，雨聲稍稍的歇止，門外又來了幾個主人所要等候的客。

瑟瑟打三更了。

幾個賭敗的賀客，垂頭喪氣的從汗臭的人叢中擠出來，不住地把扇來揮着，臉上微怒而不平。唉，賭敗者！你們真是自尋煩惱了！

主人見客大概已齊了，便傳命開席。而各賀客的賭興雖還勃勃不休，但見各堂信忙着

擺真，也只得暫時的退開了。他們談着賭經，比前更覺嘈吵。

一串拍拍隆隆的鞭炮，在給雨打濕的門口放着，這是主人請客入席的一種儀式，鑼鼓音樂的聲跟着也起了。在這個大客廳和以自修室改的小客廳，足足共擺了十二席酒。

真不幸極了，才纔做牌九莊主的有鬚鬚的男子，湊巧共我同桌。並且貼在我身旁。他大概是贏了些錢，便張開口來向同席的各賭徒汨汨不絕的談賭經；他的沫涎時時飛到我的額上，臉上……我雖不停地拿手巾去揩抹，但旋抹旋又飛來。我只好把凳抽開些，也不能全免它們——沫花——的光顧。

搏戰的聲起了：「二度。二度！……八皮！八皮！……」把好沈靜的我鬧得目眩耳聾了，頭兒要就像破裂一般的痛苦。

一個堂倌拿着酒壺和酒杯領着他來了，來到每席上敬酒。嗚！「敬酒」是一件多麼羞恥的事！現在平日自認高尚的他也竟做出來了。

他到我們酒桌面前，堂倌打了一種令人聽了肉麻的聲調：「我們大少向各位老爺先

生敬酒……」而他便向各人深深地作了一個揖，簡略地說：「今天招呼不到，望各位原諒！他更特別的望着我，淚珠滿儲在眼眶盈盈欲出了。」

我啊！我啊！心中立刻感到一種不思議的悲哀，再也不能忍了。幾點酸辛的淚，竟潑灑下來，墮在酒杯中了。唉！淚啾！淚啾！你是代人流的呢，還是自己流的呢？

這幸同席的人，都津津聽着坐在我旁邊的賭徒所說的賭經，我下的淚，還沒人察覺得；我掬出手巾來，抹從橫邊飛來的沫涎時候，也順便把泪痕揩去。

舉杯了，我把以我的哀淚混合的酒竟飲下了。

新娘由幾個叫做大妗的攙扶着出來，她的臉兒給頭上戴着的鳳冠垂下來的線珠遮着，瞧不清楚了。只見她穿了大紅衣，由大妗弄着的不住的作揖。

這些人們扮演的滑稽劇，一齣一齣的演完，而各席也散了。我的煩悶與寂寞，本來可以完結；只是雨還沒停止，而且下得更大了，我不能不再在這裏路為逗遛。

「關房」的把戲開幕了；叫他和她出來聚滿賀客的客廳中並立着，先有一個胖子倒

了一杯茶來，叫新娘飲一半，新娘起先不肯，後來經衆人的喧嚷，只微微呷了一口。但那胖子便將新娘飲剩的茶要他飲了。他生性強硬，以爲飲一個素未謀面的女子所飲剩的茶，甯死也不願意；但各人的呼鬧和制迫，他眼紅了，臉苦了……我委實不願再聽這劇的下幕，襯雨聲稍靜，便立刻告辭了。

我一出了他的門口，我的身體和精神，樣樣都恢復我未入他家前的爽快的狀況。

我緩緩地步趨，雨粉雖時時撲到臉上，但我方纔靈魂所受的寂寞與乾枯，現在也滋潤而有微興了。脚下時生一種屢觸軟濕之感，在清寂的地上。

馬路到了，心中一奮興，脚步自然加快。

爲生活壓迫的車夫，雖在雨夜之中還站在路邊來候顧客。

「先生……車呀……這裏這裏……」車夫一見着我，無限的欣喜，我在上車後把手向前指了一指，他便拖着我來飛跑。

在這淒雨中，途上的車子也能數出來了。黑暗的路燈，矗立在清寂的路上，再給微雨灑

着，更變做暗黃了。車夫脚底所發出的叱叱聲，和着簷前的雨滴，叫嘶而咽響。一陣一陣的雨花把我戴的近視眼鏡蓋得模濛了。但我的精神，更是愉快而暢悅！

「在清寂的境，是容易惹起美快；而在喧鬧的地，却不能得美快的同情，反生一縷怨寂的悲哀！……」我想着，想着，——反復地想着，那知車夫突然把車放下，目的地到了，我也下車了。

我披着細雨一步步地走近我的家門。

丐

當炎熱的太陽射到他赤着的身體時，他正蹲在一間破廟裏。破廟的舊灰色的牆上已給太陽曬滿了。他的肚子在咕咕地餓得作響，便蹣跚到大街上度他的非人生活。

電燈竿旁，他巍巍地蹲着，發出一縷悲的顫聲：「老爺啊！……太太啊！……可憐我這窮苦乞兒。施捨幾文錢買碗粥啊！……」他儘努力地叫，儘拼命地叫，一聲比一聲悲切，一聲比

一聲淒烈。他以為藉這些聲浪惹起人們的憐憫而得些代價；但他差不多叫得聲嘶力竭了，還沒有個肯稍為停步而賜些錢給他。

一個穿得極華麗的男子從他面前經過，他伸了一隻瘦弱的手兒誠懇地向這男子哀告：「先生老爺！……請拾個錢我吧！我是……」他沒說完，早把那男子嚇退幾步，接着向他狠狠地望一眼，又望望自己那件美衣，防它給他整污了。

他的怒氣達到焦點，若他處在別個地位時，他一定會走上前去打這男子一頓；但自己是世界上最弱者的乞丐啊！乞丐的不平，只有詛咒：「你，你是條臭虫，怎能向我施這重大的侮辱。你是人，難道我就是禽獸？你只不過是多這幾件「光棍皮」來蔽着你的「臭皮囊」吧！有什麼本能？驕傲的世人！你要自傷啊！要防快活的幸福的人生途上有兇惡的命運之魔降臨喇！這一條臭虫……」

在他不平聲中，又見兩個穿着高跟鞋和黑裙白衣的女學生走來。他正想開口：「小姐！我……」她們早已罵罵：「呸！衰鬼，衰鬼，嚇得我呀……」他眼睜睜地想着她們走遠了，他

重復蹲下深深地嘆氣：「咳！女學生啊，原是「白鵝」吧，每天除了吃東西之外，其次就要顧到那些白羽毛的衣服。行得像「白鵝」般遲慢；叫得像「白鵝」般討厭；像「白鵝」般胆小；渾渾地便過一天了。自然，我是醜怪的乳丐，決少了\$吧。我若是廳長，部長，博士，……你們又要向我唱讚美之詞了。哦！白鵝式的女學生，只有愛美，只有虛榮！……」

他想到這裏，週身都覺得愉快：「哈哈！一條臭虫，一羣白鵝！……」路人却很注意的望他幾眼，他益發忿恨了：「嗡嗡！我若變了炸彈？我一定要把這地球毀滅；我若變了烈火，我一定把世人焚碎！人類是蠶土！人類是毒蛇！人類是惡虎！人類也是我深深的仇敵！」

他倦了，肚子更餓得利害了。對面那所酒樓不竭地發着一種說不出的香氣，更令他垂涎三尺；上面這些飲客的猜枚聲，歡笑聲，一陣陣傳來。可憐的他只有輪在電燈竿旁看着，想着，饑着。

有兩個酒徒飲得大醉酩酊地由幾個人扶着他由酒樓上走下來。他東一歪西一歪的行着，口裏不歇地嘔出方纔所吃的酒菜。他見了，又暗自嘆氣：「唉！真不平！大家都是圓臚方

趾的人吧，他是儘吃着精美的酒菜，並且吃得過多而致于嘔吐了。我呢，爛菜根也沒條吃，由朝向人乞憐，到晚也還未得到一文錢。自私自利的人們啊，我不能不深深詛咒你們！……」

他想到這裏，覺得人類都通通是萬惡的怪物，他索性緊閉了眼睛，不屑去看。夜色漸濃，黑漆的天幕已經閉上了。

突然地，他覺身上給一雙腳兒踏着，這下痛苦，可使他狂喊起來，他睜眼一瞧，見一個搽滿了粉的裝束妖冶的年青女子正踏在他身上，經他一喊，又嚇得她直跳起來。同時和她同行的一個時髦男子更厲氣叱他：「你這東西竟躺在路旁來睡覺，條路給你塞通了！嘿，豈有此理！盲眼的警察竟不來干涉！」

「蕙妹！你不要驚，這乞丐子的身體有把你的衣裳弄骯髒了沒有？」那男子很細心地問道。這妖冶女子問着，以後便嗚嗚地細語遠去了。

他的淒淚再也忍不住的直淌出來：「下層的被壓迫階級的一舉一動都是錯的，躺在路上是錯，給人踐踏是錯，呼痛也是錯。嗚！人們啊！我不過錯就是你們罪惡的反影啊。」

他又開放喉嚨儘哀鳴了，路人的絡繹不絕地打他面前經過，但誰會憐憫他。

許久，許久，一個頭髮花白的露出慈祥而和藹的老婦人，攜着一個天真活潑的約五六歲的孩子，——大概是牠的孫兒——一路歡笑着走來；經過他面前時，他伸着雙手哀求：「老太，施捨個錢吧！」

這小孩一聽見，拿雙黑漆般的眼睛向他望了幾望，接着一縷表同情而可憐這乞丐的色彩，已在他小小的粉白的面孔表現出來。他很懇切地要求祖母：「奶奶！你袋裏有銅錢嗎？我很可憐這個乞丐，你給他一些錢吧……我見了心裏很難過。」

「哈，乖乖！你正合我心，我也很可憐他，難得你小小的年紀而竟會有這樣慈善的心腸。」她給這小孩子兩個銅仙；小孩子走近他身旁，遞在他手裏。

當他接受這兩個銅仙時，他深深地感激，——感激而至那手兒顫動，他本想說聲：「多謝」來答這小孩子的盛意；但他喉裏像有件東西塞着一般，說極也說不出。這小孩去後，他兩行熱淚竟似瀑布一般流出來。

「喂！在今生裏，我竟以為沒有可憐的人了！怎知今夜還有個天真的孩子共我起共鳴……孩子啊，是世間的寶物！宇宙間的生靈的真性，只孩子能獨有！孩子纔是真性的人！」

……他儘想着，而淚又儘流着。

他拿起這兩個銅元來細細地瞧，覺微微的黯光裏，藏着無限的天真爛爛的兒童的真愛，他輕輕拿到唇邊來吻，吻，吻，吻！

現在他纔恍然的覺悟，——覺悟到人類不盡是惡魔毒獸，其中還有一些可敬可愛的天真的孩子。

荊棘途上

■第一幕

時間： 民國十四年秋間。

地方： 廣州貧民窟。

佈景：

一間狹窄的房間，左邊開了一個木窗，窗外隱約露出些野景，光線由窗外透入，照着房裏有張大木牀，牀口擺着一張陳舊的書桌，對面有幾張快要破碎的椅子，壁上掛着些幾年前的月份牌。那門頭上更懸着幾個舊竹籃，戴着些碗、碟……的東西。是一個貧苦的家庭。

人物：

沈自雄。（以後簡稱「雄」）是一個好吹賭飲的人，年約五十歲。

蔣德英。（以後簡稱「英」）是自雄的妻，約四十多歲。

沈坤蓮。（以後簡稱「蓮」）是自雄的女，約十七八歲。

三奶奶。（以後簡稱「奶」）是有知識的鄰人，約三十歲。

（在未開幕以前，幕內先起一陣幽淒的歌聲。）

幽歌： 吁嗟乎！

人生道上，

本荆棘之叢藪兮，

夫奚悲世道之崢嶸！

予獨悲她遇人不淑兮，

慘莫慘于攜弱女以飄零！

攜弱女以飄零兮，

誰憐她幽苦寂寞而淒清？

哀矣！

有夫之妻兮，

有父之孤兒！

（這枝曲可由演者套上一枝調兒，唱時拿洞簫胡琴來和着，令觀衆于未瞧劇之前，已生一縷悲感。）

（歌聲止，幕開。）

（德英坐在牀上，低頭縫着衣裳。坤連伏在牀前的小桌來寫字。啞場約五分鐘一

會德英拿針線給蓮兒穿。）

英：蓮兒和我穿穿這眼針吧！

蓮：（把針線接了來穿。）媽媽年紀老了，穿針也穿不來了。

（蓮兒把針穿起，遞給母親。）

英：可不是嗎？我們上了年紀的人，正如一朵將落的殘花；又如一枝將滅的油燈；一天不如一天了。怎像你們春花般盛放着的青年呢……噫！青年的模影啊！只不過供老來回憶時的微笑吧！

蓮：我很不願媽媽講這些話……媽媽！我很不願你老呢！因在這生中，你完全給愁苦惡魔所困，從未享過一刻快樂，你叫做女兒的心怎樣不難過……媽媽！我願等我畢業後，去找到謀生的職業，家境可以寬裕些，你盡量地快活一回，這纔不辜負這生啊。

英：（低頭縫衣。）唉！無情的時間，怎肯在人間留戀？又怎肯讓我不衰老？蓮兒！你說享快樂嗎？這是我在此生中從未敢夢想過。你須知快樂之神，只會向富人們獻媚，又怎肯下

降到我們貧民呢？

蓮：（忿忿不平。）我不信，——不信快樂之神不肯光臨到我們！我誓要奮鬥把它尋着，整個的獻給媽媽。

英：（苦笑。）乖女！……

（嗚咽起來，不能續說下去。又怕給坤蓮發覺，便故意把所縫的衫拿高些，想遮掩着；不料伶俐的蓮兒，早已窺見了。）

蓮：嗚媽媽！怎麼你又啼哭起來呢？是方纔我說錯話惹起你的傷心麼？媽！……

英：（哭着。）不干……你……你的事……我是……是……

蓮：（淒聲。）唉媽！不要哭啊！你哭，我靈魂顫動了，心兒破碎了。媽，你忍你的女兒受這種痛苦麼？

英：（哭愈哀。）……蓮兒啊！……我這生的痛苦，完全是受你的父親所賜啊！……

蓮：（也跟着啼哭。）……

（啞場約五分鐘。）

蓮：（勉強忍了淚。）媽啊！不要去想那棄了你的爹爹哪！你若要想他時，就請你想想在你面前站着的蓮兒吧。

英：（含着泪抽咽。）我今生不知怎麼不幸，會嫁着你那位好爹爹。嫖賭吹飲，是他日常的工作，更是他的好同伴；更聽了你那細母——可惡的細母的蜚言，便把我倆母女拋棄不理，一直到如今十三年了。在這長遠的時光中，靠我替人家縫衣裳，並且得了你舅父時時的幫助，纔有今日僅免飢寒的景况。唉！像兩顆浮在溪上的青萍般的我倆啊！那歸宿所在何處呢？

蓮：（凄然不語。）……………

英：（揩泪）你爹爹棄了我倆還不算，並且時時到這裏向我索錢來供他的孤注，一不如意，便強取硬奪。蓮兒啊！這你也帶看見的吧？你叫我如何的……………

（突然外面有敲門聲。）

英：（微詫異。）誰敲門？你去看看！

（坤蓮出去開門，自雄走進，一直闖入房裏，嚇得德英一大跳。）

英：（怒怒。）唉！你今天又來這裏做什麼？

雄：真笑話！這家庭是我的。我當然要常到。

英：你也認這家庭是你的嗎？好！我不向你計柴計米，就這學期蓮兒的學費由你出吧！

……（向坤蓮）蓮兒！向爹爹討學費！

蓮：爹爹！給六塊錢我交學費。

雄：（猶笑）我有錢時自然給你，但現在却沒有。

英：唉！虧你說得出這家庭是你的。你平日只知賭吹飲……更給你那東西（意即指其

姨太）誘惑，置我們于不顧。眼看着這樣情形，你良心到底往那裏去？

雄：我好賭是我的自由，有誰能干涉我！

蓮：爹爹！……

雄：我也不暇和你說這許多……（向德英）喂，快拿五塊錢出來我有急用！你的錢就

是我的錢，我的錢也是你的錢；挪轉用用吧，快些！快些！

英：（驚惶）啊！我明知你到來一定是這樣索錢的了。唉，你須知我倆母女原應你給養；

現你既棄了不理，我們的衣食也還不足，怎再有餘錢來供你無厭的要求呢？

雄：（催促）我現在等着有急用啊，就歇兩天還你！

英：你現今就殺了我，我也拿不出五塊錢來給你。

雄：（厲聲）真沒有麼？

（說時把目光射着德英和人家縫的衣裳上。）

英：（決絕）真沒有！

（自雄突然走近她身旁，把她縫着那件衣裳搶去，飛奔出門。）

英：嗚嗚嗚嗚……

蓮：（起身追出門外）爹爹！……爹爹！……

（這時場上只剩德英一人，悽愴的哭。）

英：唉，天啊……他竟搶去我的東西了！

（歇了好一會，立起來想出外追，湊巧坤蓮跑回來，兩人撞個滿懷。）

英：蓮兒！追到他沒有……蓮兒！

蓮：（喘氣）媽媽……我追到他……他……問他討回這件衣裳，他竟把我推跌一交，

等我扒起來時，他已走得遠了。

英：喂！我怎有力量去賠償人家的衣裳呢？

（隣人三奶奶聞聲從外面走進來。）

奶：唉，大嫂！怎麼你大哭大喊起來啊？（問坤蓮）你方纔追什麼人？

蓮：追我的爹爹！他方纔又來和媽媽索錢，她不給他，他便搶了一件她和人家織的土竹

紗的衣裳。

奶：該死！（感德英。）大嫂！不要哭吧！這件衣裳是土竹紗，也值不得多錢，你若沒力量賠

時，等我來代你賠吧！

英：（揩淚。）噯，我的命運太可憐了！

奶：大嫂！人生的道途，不是薔薇鋪展的，不是蘭蕙確砌的，滿途的荆棘，密密地叢生着；沿途的虎豹，深深地躲藏着呢，險惡的人生啊，世界原是荆棘林，懵懵的人們，就是荆棘林中的寄居者。又有誰敢說——敢說人們能不受那荆棘的刺傷，那虎豹的惡噬呢？

英：（重複地哭起來。）三奶奶，你說的雖是真理的話，但是啊，你設身處地來和我想想，來日方長，我怎樣能度下去呢？

奶：你不要哭吧！來日自有來日的打算……（握德英的手。）你的手哭得冰冷了，動起風來了。

英：我覺得這房裏很餘暗呢。

奶：大嫂！大嫂！

（德英不會應，倒下牀上，口吐着白沫。）

蓮：媽媽，媽媽，不好了！媽媽暈倒了。媽啊，媽啊！醒來啊！……
奶：大嫂啊，大嫂啊！醒來啊，醒來啊！

（呼聲大作幕急下）

■第二幕

時間：同第一幕。

地方：同第一幕。

佈景：同第一幕。並在牀前加多些藥煲、茶杯等東西。

人物：蔣德英。沈坤蓮。三奶奶。

蔣小庵。（以後簡稱「庵」）是德英的弟。

幽歌：

嘆穹蒼之欺人兮，

何殘酷而一至於斯！

既黷她爲茲世之畸零人兮，

又罹她以辛險之病機！

辛險之病機其不廖兮，

竟撇幼雛而長辭！

吾不知冥冥果何以爲心兮，

偏從纖弱以凌夷！

（歌聲止，幕開。）

（德英睡在牀上，睡得很熟了。她面色青白，病得很重。坤蓮在牀前煲着藥，拿柴

顏氏（以後簡稱「氏」）是德英的弟婦。

（幕前唱陣幽詞。）

枝來撥爐裏的火。三奶奶坐在旁邊伴着坤蓮。她們時時的注意着牀上的病人。

蓮：（看看牀上的媽，媽低聲）唉，媽媽睡着，了藥快好。

奶：你媽媽自從那天暈後，一直病到如今，並且一天比一天沉重，不特你做女兒的憂愁，就是我們鄰居者也覺不安呢。

蓮：可不是嗎？現在我的心兒真像給利刃插着一般的痛苦呢。唉，這柄痛苦之刀，未知漢時纔能拔去呢……並且前兩天拿那包衣服押來的十塊錢，又差不多用完了。喂，媽媽的病者再過些時還不痊愈，那天的醫藥費用怎能維持下去呢？

奶：這真是沒法。難道眼睜睜的看着一個病人，不去醫治她嗎？……

（時德英在牀上睡醒，微微的呻吟。）

英：哼……哼……哼……

（坤蓮急趨牀前。）

蓮：媽！你醒了嗎？覺得怎樣？

英：（斷續）我……口……渴……呀……

蓮：藥煲好了，等我斟來吧。

（坤蓮去斟藥，三奶奶走到牀前，摸着德英的頭。）

奶：啊！你的頭兒怎麼整天的熱着不退燒呢？醫生也換過兩個了，但總沒有個能立刻把你醫愈。

英：唉！三奶奶！我的病是醫不愈的了。其實，我也不願有人把我醫愈，等我快些脫離那荊棘的惡世。

（坤蓮聽着淚下，以袖揩拭，爲母所見。）

英：蓮兒！你又哭了麼？

蓮：（急應）沒有啊！……方纔是藥煙蓋我的眼睛，故此我揩揩吧。（僞笑）媽媽！你看！
誰哭？

（時坤蓮把藥斟起，謹謹慎慎的放在桌上。）

奶：方纔那李醫生說這劑藥已換轉了，吃了會有起色哪。

英：醫生時時都會拿些話去哄病家，其實他們怎醫得我好。

（一陣脚步声，蔣小庵和顏氏入來，先向各人招呼。）

庵：姊姊，你大概好了些吧，覺得怎樣？

英：好嗎？我覺比昨天更加辛苦了。一天比一天重下去。

氏：姑姑！你的面色似乎黃瘦些呢。

奶：（望着那杯藥。）那杯藥要飲了，醫生吩咐要襯熱呢。（轉看坤蓮。）蓮姑，拿杯藥過

來吧！

蓮：（拿藥到牀前。）媽媽！你襯熱喝藥吧！

（德英授藥，一口氣喝完，坤蓮遞茶給她漱過口。）

英：（嘆氣。）唉！我這生嘗生命的苦滋味已儘夠嘗了，不圖在這將棄塵世而去的時候，還

要嘗着藥的苦滋味……苦之惡魔啊！難道我和你有不共戴天之仇，你要來報復麼？

不然，你爲什麼要步步相迫呢？

庵：不吃藥你的病怎會好呢？你願終身的病呢，還願嘗一時的苦味呢？

英：其實，我主張不請醫生診，也不喝藥。迷信地說一句：生死是有定的！若應死時，就讓你拿金鑲起我像寶貝一般也是枉然，反之，不應死的，就像病狗一般的沒人來理我，我也會痊愈……

（這些傷心話，惹得各人都暗哭。）

英：（見了這情形。）你們哭嗎？哈哈！我真好笑呢！……哭，原是人們的悲哀的一種表示，我現在正感着快樂，——感着從未嘗試過的快樂，你何必什麼呢？

（衆人默然不語。）

英：（繼續講。）荆棘的人生之途，原不是我願意停留的所在；但是，也沒法避免。在這些時候，我靈魂的殘瓣片片下了！淚珠的碎點，簌簌下了！僥倖地現在纔有解脫的希望，這是怎地可貴的一個時期？你們原應賀我，祝我，怎麼現在反哭着來詛咒我呢？

蓮：媽媽！你若果真離了人生的荊棘之途去享受天國的快樂，難道你竟棄了我這「有父的孤兒嗎你……：……

摩：（亂以他語。）媽媽的精神未復原，不要和他多講話。（從袋掏出銀錢交回德英。）姊姊這裏三十塊錢，且拿去作醫治費吧。

英：（接銀露感謝之色。）唉！我病倒了，却累了你。你屢次的給我費用，我真像口渴欲絕的旅客在沙漠上有人賜他一盃清水般的感謝你呢。

氏：我們都是自家人，不要講這些客氣話，這原是我們的責任啊。

英：（向坤蓮。）蓮兒，你方纔說我忍棄你而去天國？……唉！我又怎忍毅然捨棄你呢？……

……我像是一顆晨星，最後的生命，在光明未降臨以前的黑暗中逝去了！一切都是近消滅之境而沒希望了！在人世上更有什麼留戀？……你呢，你呢，你是像在隧道行着的火車現在黑暗之魔，密密地將你籠罩，痛苦之神，緊緊地將你擁抱。然而，這些痛苦，都是一剎那便毀滅了。像火車出了隧道，光明之途，終於給你尋找着，幸福之花，終於給你採擷。

看我和你相較，真有雲泥之別呢……故我甯願捨了你等，各享各的快樂——我享天國快樂！你享人間快樂——你素來天性慈善，必能允許我吧？

奶： 你太勞神了，息息吧。

英： 不，不，我一定要講，講話就是我的責任。（撫着坤蓮的手。）蓮兒！我最後對你有些希望——希望你努力，努力走上革命的戰線，將人生途上的荆棘剷除淨盡等世界的勞動階級和被壓迫者平坦地走着……並且你須知悲哀的人生，只有做革命工作能增加愉快。蓮兒！你努力吧！前進吧！快樂之花正等着你去採擷呢！

（停了一會）

英： （向小庵與顏氏。）我的弟弟和弟婦啊！我有幾句話囑咐你們請你們應允，這就是蓮兒今後的着落問題。原本呢，她有父親，應由父親來料理；無奈她是被父親所拋棄的孤兒啊。所以，我便把她亦付與你們，請你們做她的保護者，我在九泉之下，也深深地感激你。現在我先向你們道謝。

(說着想掙扎起來行禮；小庵正想阻止，但她一動風，便又暈倒，口吐白沫，各人手忙腳亂的去施救。)

(這時，台上的電燈一熄，急將幕拉下。燈再亮。)

■ 第三幕

時間： 同第一幕。

地方： 同第一幕。

佈景： 一個窄小的客廳中，在右邊擺副牀板，德英的屍躺在上面。更有些油燈。

冥錫……等東西；破爛的椅桌上，放着幾件德英的衫褲。地上鋪張草蓆，

預備給坤蓮坐。其餘一切都照貧民的家庭佈置。

人物： 同第二幕，並加沈自雄。

（幕前唱些幽歌。）

幽歌：

天歎她還不足兮，

復驟雨以颺其遺身！

抑憐悼夫嬌弱之孤兒兮，

灑數點同情之淚痕？

吾爲後死者哀兮，

哀今後其將誰親？

其將誰親兮，

或慈母午夜之歸魂！

（歌聲止，哭聲大作，幕急啓。

（幕開：——坤蓮穿着白蓆衣，伏在地下的草蓆上陶哭大哭。小庵在尸旁燒

着冥疆。顏氏與三奶奶等都掩面哭泣。）

蓮：（號哭）……媽媽！……媽媽啊！……你真拋了你的女兒……在這荆棘的塵世嗎？
……唉，媽媽啊！……你在黃泉道上，還要防到荆棘的毒刺啊！……媽媽！……

（時各人號哭的聲，和成一片。）

（注意：這時台上應改用綠色的電燈，露出一種悲慘陰森的氣象。台後有數人播着檯面，發出隆隆的雷聲，表示天將下雨的意思。）

氏：表姑娘！行雷了，你是孝子，應拿柄傘跪在地下來遮着媽媽的遺體。

（坤蓮去拿傘來遮德英的屍，台後隆隆的雷聲又大作。）

蓮：（悲哭）媽呀！你不要害怕啊！……你女兒在旁伴着你呀！

（這時，在幕後高處用些水灑下來，當作破屋漏下的雨水。）

蓮：喂，媽媽啊！你說天國快樂，人間悲苦，我看有些不對了……天啊！你太殘酷了！你既賜我媽媽以一生的痛苦，又爲何再要降無情的雨來颳她的遺體呢？在她肉體沒有多久

停留人世的時候……可惡的天啊，我深深詛咒你媽媽啊！——（這句音分外牽長，悲慘而高烈。）

庵：（嗚咽）坤蓮好了！不要再哭了！且竭竭來商量正經事吧！

（說着去拿張油布蓋着德英的屍，免為狂雨所感。——坤蓮痛哭如故。——雨稍止，雷聲漸疏。）

氏：表姑娘！雷竭雨止了，不消拿傘遮屍了，起來吧。你須知現在待辦的事正多，不是儘哭着所能了的啊。

奶：（走去拖坤蓮。）蓮姑娘！「既死不能復生，」哭也沒用啊！

（坤蓮被拖起來，眼淚還是直淌。走到小庵和顏氏的面前，伏下叩了幾個頭。）

蓮：舅父和姪母啊，我現在是一顆無依的飄萍了……我這孩子什麼也不懂，更沒有主意和能力，請舅父姪母一切都代我作主和幫助。（說完又叩一個頭。）

（小庵和顏氏見了，又哭起來，忙扶起坤蓮。）

庵： 坤蓮快……快快起來！你不要悲傷過度，萬事有我作主。

氏： 我們如今應叫姑爺（卽德英的夫沈自雄）來罷。

庵： 是是！（向三奶奶。）三奶奶，多煩你去找自雄來，他死老婆也不理。

奶： 好好！我馬上去，那怕他飛上天也要找他來。（三奶奶下。）

蓮： （復痛哭。）媽啊！我今後就是一隻天邊的孤雁，誰復像你這般愛我的呢？……今後

啊！再不能見你慈羈的笑容了！再不能聽你清亮的言詞了，媽媽啊！……

（台上彌漫着哭聲，過了一會，三奶奶拖着沈自雄上。）

雄： 做……做……做什麼呵？拉手拉腳的好看嗎？

奶： （喘氣）若不拉……拉你……你……你肯來嗎？……

庵： 不要說閑話了。自雄家姊是你的老婆，現今她死了，你怎樣辦理呢？

雄： （焦急。）我……我若有錢呢，當然一切都由我辦理，叵奈我現今一塊錢也找不

出，叫我從那裏辦起呢？

（自雄呆地望着德英的屍曠息着）

雄：咳！我真估不到她這樣肥大也死得這樣快！

奶：沈先生！你們做一場夫妻，當然有些感情，怎麼你不哭一場呢？

雄：（忸怩）是，是，是……我實在想哭，不過……不過……不過……不過悲傷過度，哭不出眼淚吧！

（一會，自雄煙癮大發，不住地呵欠，覷各人稍不注意時，便悄悄地忙走出門外。小

庵回過頭來，不見了他。）

庵：啲！自雄那裏去了？

氏：（驚訝）嘿！方纔他還在這裏的……

奶：我怕他煙癮大發，走去吸煙吧！

氏：去追他返來！

庵：（阻止）不，他不是沒天性的人，就找了返來也沒用，任他走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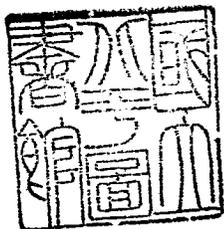
（對顏氏低聲）現在這裏的一切費用，等我返家拿來。

(小庵下)。

蓮：(伏在地上痛哭。)媽！你是人生的荆棘途上的犧牲者啊！我永永的不忘你最後囑我這番話。我要奮鬥！我要前進！我要肩起革命之斧來剷除人生途上的荆棘……唉！媽媽啊！——

(最後這聲，由悲高而低沈，延長兩分鐘纔漸漸的沒了。)

(幕徐徐下。)



上海羣衆圖書公司印行

心羣月·····	心羣文藝社編·····	一冊·····	實價一角
過去的歌·····	丁丁作·····	一冊·····	定價三角
愛的花園·····	曹雪樵作·····	一冊·····	定價三角八分
晨露·····	嚴廷樑作·····	一冊·····	定價二角八分
曙光下底微笑·····	倪家祥作·····	一冊·····	定價四角
蘭溪女士·····	谷鳳田作·····	一冊·····	實價四角
飛霞·····	沈秀鵬作·····	一冊·····	定價二角八分
春深了·····	閔之寅作·····	一冊·····	定價二角五分
銀杏之果·····	滕固作·····	一冊·····	定價二角五分
落英與狂蝶·····	張靜廬作·····	一冊·····	定價三角

總發行所——上海羣衆圖書公司

本書
作者 薛伯賢
名稱 紅不許翻印
葉

中華民國十七年二月初版

紅暉文社叢書之二
全書一冊——定價四角

發行者 無錫方東亮
出版者 羣衆圖書公司
印刷者 羣衆圖書公司

